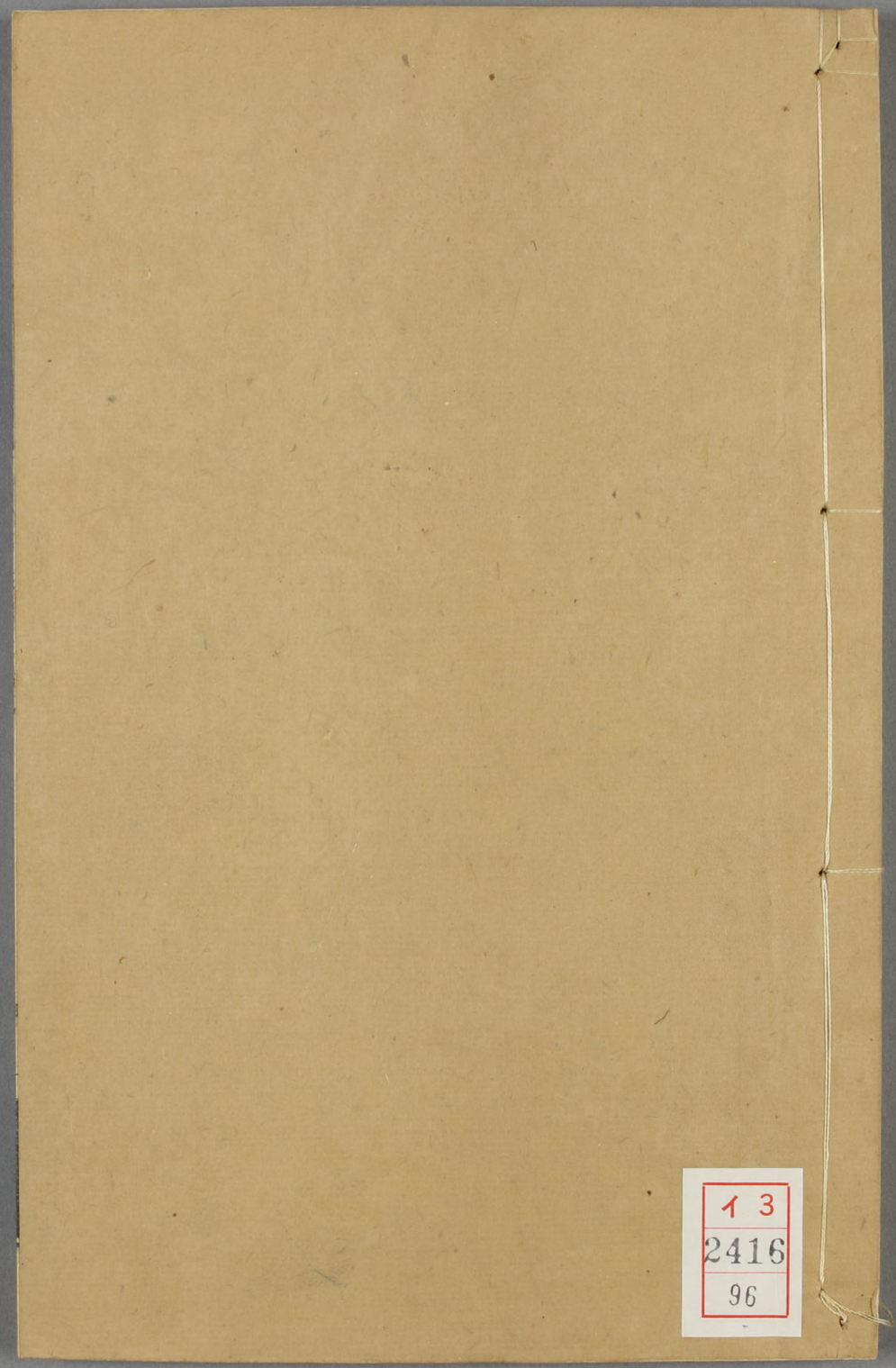

1 3
2416
96

13
2416
96

紙一

原釋名紙砥也謂平滑如砥石也　服虔通俗文曰方絮曰紙　後漢書宦者傳蔡倫字敬仲位尚方令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并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天下咸稱蔡侯紙　初學記古者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名曰幡紙故其字從糸貧者無之或用蒲寫書則路溫舒截蒲是也至

半澤文庫

<2004-656>

後漢和帝元興中常侍蔡倫剉故布擣抄作紙故其字從巾又魏人河間張揖上古今字詁其巾部云紙今帋則其字從巾之謂也見漢記及隱晉書

有左伯善造紙齊蕭子良與王僧虔書子邑之紙研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左伯字子邑韋誕字仲將張芝字伯英

北戶錄紙爲蕃爲幅爲枚

紙二

原 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紙麻紙敕紙法紙各一百

晉 南方草木狀蜜香紙以蜜香樹皮作之極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爛晉太康五年大秦國獻三萬幅帝以萬幅賜杜預令寫所撰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以進

拾遺記張華造博物志奏于武帝帝賜側理紙萬番此南越所獻後人言陟里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爲名

涼 枹朴子洪家貧伐薪賣以給紙筆常之紙每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

語林王右軍爲會稽令謝公就乞牋紙檢校庫中有九萬牋紙悉以與謝公桓宣武云逸少不節世說王羲之書蘭亭序用蠶繭紙紙似繭而澤也

晉 晉書左思作三都賦門庭藩溷皆

王隱晉書陳壽卒詔下河南尹華澹遣吏賫紙筆就壽門下寫三國志

著紙筆得一句即書之賦成競相傳寫洛陽紙貴

鄴中記石虎詔書以五色紙著鳳凰口中令銜之飛下端門

沈約宋書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之及也

丹陽記江寧縣有紙官署齊高帝造紙所也嘗造疑光紙賜王僧虔一云銀光

唐書杜暹爲婺州參軍秩滿受歸吏以紙萬張贈之暹惟受百幅人服之號百紙參軍

唐書高宗上元詔詔勑施行既爲永式比用白紙多有蟲蠹今後皆用黃紙

酉陽雜俎天寶中崔禪師綱一異蜂其體如人置紗籠中忽有數蜂翔集相

慰勉一曰予與青童君奕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當爲我寫星子詞語皆非世人事僧舉籠放之

直方詩話

宋韋貫夢至宮庭有婦人授紙曰此衍波牋也煩賦宮中曉寒歌貫援筆立成

紙三

如石

方絜並詳

當策

代簡上見傳咸紙賦

紙故用簡非主于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

黃書

白疏王隱晉書劉訪問推一鹿車黃紙令下寫書下語訪問劉下非爲人寫黃紙也訪問案下罪下品二等補尚書令史崔鴻前燕錄慕容儁三年廣義將軍峴山公黃紙上表焦曰吾名號未異于前何宜便爾自今但可白紙稱疏

裹柱

補絢上見王羲之筆經採毫竟以麻紙裹柱根欠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然後安之

紙

謝承後漢書羊續爲南陽太守以清率下唯臥一副布綯敗糊紙補之

擣綱持花

蔡倫造紙後人以生布作紙絳如故麻紙名穀紙見董巴記及博物志

擣麻綿以樹木皮作紙名麻綿紙見董巴記及博物志

長沙西寺層構傾頹謀欲建立其日有帝子持紙花插地故寺東西相去十餘丈於是建剎正當花處見孫放銘西寺

縹紅青赤

命平詳紙作青赤縹綠桃花紙

桓靈寶僞事詔

藤角桃花

范寧教曰十令用藤角紙一晉虞預請秘府紙表秘府中有布紙三萬餘枚不任寫御書而無所給愚欲請四百枚付著作史書

造尚方請

卞詳青赤注

別駕函

魏武令曰自今諸掾朝各進得失紙書函封主者

右軍庫屬侍中別駕常以月

蔡倫遺業

唐季殘紙

秘府

上詳紙一晉虞預請秘府紙表秘府中有布紙三萬餘枚不任寫御書而無所給愚欲請四百枚付著作史書

造尚方請

卞詳青赤注

別駕函

魏武令曰自今諸掾朝各進得失紙書函封主者

右軍庫屬侍中別駕常以月

蔡倫遺業

唐季殘紙

角桃花

范寧教曰十令用藤角紙一晉虞預請秘府紙表秘府中有布紙三萬餘枚不任寫御書而無所給愚欲請四百枚付著作史書

造尚方請

卞詳青赤注

別駕函

魏武令曰自今諸掾朝各進得失紙書函封主者

右軍庫屬侍中別駕常以月

蔡倫遺業

唐季殘紙

秘府

上詳紙一晉虞預請秘府紙表秘府中有布紙三萬餘枚不任寫御書而無所給愚欲請四百枚付著作史書

造尚方請

卞詳青赤注

別駕函

魏武令曰自今諸掾朝各進得失紙書函封主者

右軍庫屬侍中別駕常以月

蔡倫遺業

唐季殘紙

縹紅青赤

命平詳紙作青赤縹綠桃花紙

桓靈寶僞事詔

藤

即今之所謂霞牋亦深紅色也蓋以胭脂染色最爲靡麗方以智通雅雲母箋薛濤之遺也濤本小箋今則與連四同式但加馨與雲母粉耳

金縷柳綿

潛確類書宋顏方叔嘗創製諸色箋有露桃紅天水碧鵝溪花竹鱗羽山水人物精妙如畫亦有金縷五色描成者士大夫甚珍之

文房寶飾毛重敏授於導江春日主人宴之乃賦致語曰幾肝之奉何堪龍首之攀可望主人曰吾勸以陸源鯖賞以柳綿紙

鴉青

鵲白

夏寅詩光閃鴉青新染墨滑殊鵲白瑩鋪銀價高紙爲三都貴名重還因十樣新

箋異記薛濤爲紙對九錫拜楮國萬字軍界道中

楮國公

好時侯

郎將又毛穎傳穎與會稽楮先生友善

好時侯

傳華陰楮知白亦有元

好時侯

文館書史

洪兒紙

薛濤箋

童子神通錄姜澄年十歲其父善書苦

字洪兒鄉人號洪兒紙

澄乃燒鞭擣竹爲紙以供父澄小

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賸

資暇錄元和初薛濤好製小

賸乃挾小之蜀中才子後減諸箋

亦如是名曰薛濤箋

趙希鵠洞天清錄有宋

觀音簾

女兒膚

龍鬚簾

亭閒烏絲欄歙之龍鬚

紙有藤白有觀音簾有鵲白出江西

宋陳師道從還生求茶庫紙詩南朝官紙女兒膚玉板雲英比不如乞與此翁元不稱他

女兒紙二事

年留待大蘇書

用蠶繭

修龍樓

泊成有辭學泊常輕浦語人曰吾兄爲文譬如繩愆草舍聊避風雨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浦聞之隅得蜀箋題詩贈泊曰十樣蠻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汝添修五鳳樓

贈三韓

士箋短于百韻薛濤箋短可書四韻

寫百韻

韓駒詩王卿贈我三韓紙謂高麗紙也見通雅

巧宮楮

王衍有百韻箋幅長可寫百韻學士院撰書凡數十百卷長安時上之巧宮筆楮寫藏秘書

貢蠻箋

孔帖王元感所

紙未備故唐人詩中多用蠻箋字高麗歲貢蠻箋書天中記唐中國多用蠻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爲觀

發綵箋

押黃

預宴號曰押客先令婦人發綵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和宋史錢惟演嘗

繼和

於黃紙上押字耳

墨藪紙取蓋未嘗歷中書也

虛柔滑淨

妍妙輝光

東陽魚卵

虛柔滑淨　邵氏後錄唐人

有生紙熟紙研妙輝光　色白如綾匹長似練

潛確類書高麗紙以綿藤造成色白如綾堅韌如帛用以書寫發墨可愛此中國所無亦奇品也又宋有匹紙長三丈至五丈陶穀廣福長如匹練名鄱陽白　異聞集霍小玉取朱絲繡囊出越姬烏絲襴素段三尺以授李生生多才思援筆成章按宋亳間紙有織成界道者謂之烏絲襴　肆考唐蕭穎士少夢人授紙百番開視皆繡花也　女髮山光碧

雲春樹　黃庭堅詩滑如女髮蘭膏罷明似山光夜月餘

爲染溪藤膏染溪藤三百個待渠揮拂一牀書　潛確類書宋有歙紙光瑩滑白可愛有黃白經箋可揭開用之有碧雲春樹箋龍鳳箋金花箋　知白守

黑浮碧殿紅　又曰紙銘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倚于墨噫其所謂混沌如德好汝者加汝以五色而汝弗良下見楊巨源酬崔駙馬惠牋詩　明於流黃　滑如

春水　黃庭堅詩陽山老藤截玉肪烏孫琴竹避寒光羅侯包賠室生白明於機上之流黃幌無何西蠻尾

手爲寫黃門急就章　晉傳燈錄神贊禪師見蜂子

見梅堯臣澄心堂紙詩　下　蜂鑽　驢曇傳燈錄神贊

投窓求出曰世界如許闊不肯出鑽他故紙　神仙傳張果老乘白驢休則疊之如紙以水噴之復成驢

敲冰　天中記歙績溪界有地名龍鬚出嘉紙蓋新安之水清徹見底利以漚楮故紙如玉　凝霜

雪者水色所爲也紙有墨光白滑氷翼疑霜之目　楊升菴外集敲冰紙剡所出也剡水清潔山又多藤楮以敲冰時製之佳蓋冬水氷也張伯玉　明於流黃滑如

萊閣詩敲氷呈好手織素競交鸞　六合　雙流　國史補雲陽有六合箋天下用最廣蓋

尺許品最下用最廣蓋自隋始也　魚箋　蠟箋　潛確類書唐有魚子箋陸龜蒙有魚箋詩

晁雲母又通雅元有蠟箋出紹興　青藤　雪藤　李肇翰林志薦告詞文用青藤紙朱書謂之青詞　楊升菴外集廣女州紙名雪藤玉板之類也何志熙詩雪藤光異產應不數花箋　扶桑

芨皮　日本松皮　貢晉山居賦剝芨巖搬注言芨皮可以爲

紙 潛確類書曰日本國出松皮紙中國有桑皮紙蜀中
藤紙 江南竹紙楮皮紙黔敘凝霜紙浙中有麥麩紙稻
稭紙 濡以宮蠟塗以氷油唐史柳公權爲翰林學士
未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塗以氷油取其甚
中書後閣用桃花紙糊窓房寶飾養紙以芙蓉粉
芙蓉染以胭脂文房其色下詳霞光注
昏芸香辟蠹潛確類書曰日得海
載云海中有無心蚌道人往詣門下書材糙澀逆意可
使道人聊之即諮發光地菩薩又記纂淵海治紙之昏
而不染墨者用雨點螺病去矣下見朱自牧螺磨紙左右三千計其
書官紙敕子繕補殘書梁史阮孝緒隨父湘東不書
蕭廩之放嶺南海多穀官紙以成親之清白
紙敕諸子繕補殘書孔帖
紙四

增 赫蹏蹏應劭以爲薄小紙也見漢書外戚傳 原 送許子但以紙 崔瑗與葛元甫書今遣送許子書卷貧不能書但以紙耳 書十寸紙不遺 張芝善書寸紙不遺 豫爲荅數紙 文士傳楊修爲魏武主簿嘗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爲荅數紙以次牒之而行告其守者荅之已相反覆若察此第連荅之已曰向白事每有教出相誤公怒推問修懸欛以實荅而有風吹紙亂遂錯 書符指事 蜀志楊戲性雖簡情省畧未嘗以甘言加人以精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 陸雲與兄機書前集兄文書不工紙不精恨之 集兄文 陸雲與兄機書不工作書惟用張永製紙謂光緊澤麗便於行筆 原 片紙殘行 干寶表臣前聊欲撰記古今陰異非常之事會聚散逸博訪知之者片紙殘行事各異 分白改紙 張翰詩序永康之末疾苦癘瘵故人頗候之常以閑靜爲著詩一首分向改紙各有別讀 增 盛以銀函 詳四碧鏤寸管注 月請諫紙 長慶集白居易曰僕爲諫官月請諫紙詩云月慙諫紙二百張

雲藍五十枚 唐殷成式九江誥雲藍紙鮫之左伯之法全無張永之功輒分送五十枚其詩云三十六鱗充使時數龍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陸以五采牋爲書記唐書韋陟之其裁荅授意而已使

硬黃 潛確類書元有春膏澗紙作蠟色兩面光滑多寫大藏經傳流於世

宣德造 苣細而白可作畫有宣德五年造素簽紙印

澄心堂紙 又南唐李後主造澄心堂紙細薄光潤爲一時之甲

淨無瑕 麥光東坡詩麥光無瑕名

布頭牋 東坡集川牋取布頭機餘經緯不一治之作紙故名布頭牋

春 今以竹又昔人以竹爲紙亦古所無復有也

今以竹 今人以海苔爲紙名冠天下

紙五

原詩 梁江洪爲傅建康詠紅箋詩雜彩何足奇唯紅偏作可灼爛類葉開輕明似霞破鏤質卷芳脂裁花承百和不遇情牽人豈入風流座 後梁宣帝咏紙詩皎白猶霜雪方正若布綦宣情且記事寧同魚網時 隋薛道衡咏苔紙詩昔時應春色引綠泛清流今來承玉管布字改銀鉤

唐李嶠咏紙詩妙跡蔡侯施芳名左伯馳雲飛錦綺落花發縹紅披舒卷隨幽顯廉方合軌儀莫驚反掌字當取葛洪規 楊巨源酬崔駙馬惠牋百張詩百張雲樣亂花開七字文頭艷錦回浮碧空從

天上得殷紅應自日邊來捧持價重凌雲葉封裹香深
笑海苔　陸龜蒙謝襲美寄魚箋詩擣成霜粒細鱗鱗
知作愁吟幸見分向日乍驚新繭色臨風時辨白萍文
魚子曰　好將花下承金粉堪送天邊詠碧雲見倚小窓
白萍　親襲染畫圖春色寄大君　皮日休酬見荅魚箋詩輕
如隱起膩如飴除却鮫工解製稀欲寫恐成河伯詔試
裁疑是水仙衣毫端白嬾脂猶濕指下氷蠶子欲飛若
用莫將閑處去好題春思贈江妃　宋梅堯臣酬永叔
寄澄心堂紙詩滑如春氷密如繭把玩驚喜心徘徊蜀
牋脆薄不禁久剡楮薄慢還可怡江南李氏有國日百
金不許市一枚澄心堂中唯此物靜几鋪寫無塵埃
又荅宋次道寄澄心堂百幅詩寒溪浸楮春夜月敲氷
舉簾勻割脂焙乾堅滑若鋪玉七十年來人不知　韓
維賦澄心堂紙詩當時萬杵搗雲葉鋪出几案滑且堅
剡溪藤骨不足數蜀江玉屑誰復憐　孫覿酬志新餽
巴源紙詩巴江新壽萬穀皮楮生粉面膚凝脂故人千
里特寄我落筆宛宛天投霓　米黻樋越竹短截作軸
日學書作詩詩曰越鈆萬杵如金版安用杭油與池墨
高靡巴郡烏絲欄平欺澤國清華練老無他物適心目
天使殘年向筆研　又謝陳適用惠紙詩蠻溪切藤卷

盈百側理蓋滑膩蓋白想當鳴杵砧面平桄榔葉風溪水碧　金朱自牧謝安巨濟贈紙百幅詩百幅溪牋遠見蓋故人佳餉若爲酬幸將晚節收魚網未得良工起鳳樓柿葉學書羞足慰芸香辟蠹會須求揮毫不見雲烟落愚賈操金愧暗投　元朱德潤贈呂生牋紙詩玉肌勻膩粉初乾淡淡空青印碧闌曉日長楊新賦就墨雲時度玉螭寒　又羅文緝緝染湘流中瑩晴空一段秋莫問殺青千古事漆書應讓管城侯　明陳端以剡牋贈陳待詔詩雲母光籠玉楮溫得來元自剡溪濱漬涵大姥峯頭雪潤帶金庭谷口雲九萬未充王內史百番聊贈杜參軍從知醉裏縱橫墨不到羊欣白練裙

賦　晉傅咸紙賦蓋世有賢文則理有損益故禮隨時變而器與事易既作契以代結繩今又造紙以當策猶純儉之從宜亦惟變而是適夫其爲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真含章蘊藻實好斯文取彼之淑以爲已新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若乃六親乖方離羣索居鱗鴻附便援筆飛書寫情於萬里精思於一隅

銘　明方孝孺紙銘以之立言欲其載道以之記事欲其利民以之施教欲其義以之制法欲其仁

詔宋劉克莊讌楮知白詔朕讀司馬遷史記知楮先生名舊矣想其議論風采恨不同時朕既召顗泓元置左右三人者皆言汝養素林下潔已不汚操行砥平襟懷寬博功用敏於竹帛材質清于玉雪且博記古今之書善摹國家之事鋪張設飾非汝不可雖欲卷而懷之得乎汝其幡然而起與衆賢雜遝並進以紓心畫以展素蘊用騰洛價毋鬱剡藤副朕右文之意

啓梁劉孝威謝賚官紙啓臣與謝朏俱慙基聖臣之衡梯實愧魯般之巧朏之城壘時無禽子之守攻弱侮亡其勞甚薄策勳行賞爲渥過深雖復鄴殿鳳銜漢朝魚網平淮桃花中宮穀樹固以慙茲靡滑謝此鮮光

墨一

原釋名墨晦也言似物晦黑也 筆說文墨者黑也松烟所成上之類也 眞誥今書通用墨者何蓋文章屬陰墨陰象也自陰顯於陽也 洞天清錄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魏晉時始有墨尨乃漆烟松煤爲之晉人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瀋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尨遺製 三輔決錄韋誕奏蔡邕自矜能兼斯籀之法非純素不妄下筆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 見聞

錄唐李超湯水入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廷珪父奚超南唐主賜姓李氏世爲墨官）潛確類書造墨之妙者魏無過韋誕五季無過李廷珪父子其墨浸水中三年不壞宋有潘谷元有朱萬初虞允靖稱萬初墨沈著而無留蹟輕清而有餘潤　東坡志林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爲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爲佳也　北戶錄墨爲螺爲量爲丸爲枚

增 王嘉拾遺記曰周靈王時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墨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佐老子撰道德經汁盡二人刳心瀝血以代墨　原 漢書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漢官儀尚書郎亦試諸郎故孝廉能文案者先試一日宿召會都坐給筆墨以奏　續漢書守宮令主御筆墨　增 顧野王輿地志王朗爲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住東齋中夜有女子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語達旦臨別贈墨一丸肅方注周易多有滯思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原 東宮舊事

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九
川内史作宅新城遺有墨池至今池有墨花　春渚紀
聞任道源家有唐高宗時鎮庫墨質堅如玉石銘云永
徽二年鎮庫墨　唐書王勃幼時嘗夢人遺之墨九盈
袖後文章大進　陶家瓶餘事唐明皇一日見御案墨
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墨之精
黑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龍宵十二上
神之因賜名龍香劑以墨分賜掌文官　藝文志唐明
皇修圖書創集賢院太府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九
邵氏後錄宋太祖下南唐得李廷珪父子墨付主藏

吏籍收後有司更造相國寺門詔用墨漆取墨於主藏
車載以給至宣和間黃金可得李墨不可得也　澠水
燕談宋嘉祐中仁宗宴近臣于羣玉殿嘗以李廷珪墨
賜之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承旨受賜者皆雙脊龍樣
尤爲佳品　楊升菴外集金章宗宮中以張遇麝香小
御團爲畫眉墨　又元朱萬初善製墨天曆中開奎章
閣揀儒臣親侍翰墨有以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得祿
食藝文館

墨三

噴紙　點繪　葛洪神仙傳班孟不知何許人也噴墨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　王充論

衡論者所不知累害所從生又不知被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搏泥以墨點繪就有知之清受塵白取玷青蠅之污常在絹素二螺九子陸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云燒此消復可用然不見頻見之不今送二螺鄭氏婚禮謁文讀九子之墨藏於松生子孫無邊畫掌禱祠王子年拾遺記煙本姓長書行遇聖人之及股裏夜還更折竹寫之文無題記則以墨畫於掌內詞自稱黃石公初禱者持一百紙一雙筆一丸墨聞石室中有聲便言吉凶致夫賜令婦人集汲太子妻與夫書曰下詳墨并致尚書墨十螺二入木汚屏神仙傳內字復現而墨皆入木裏漢宣帝徵仙人王遠乃題四十餘字帝惡而削之外字去畫屏風誤落筆墨汚屏因吳錄曹不興善畫孫權命以作蠅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筑陽山懷化墼盛弘之荊州記筑陽縣有墨山廣州記懷化郡掘墼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寫書薰延之供歲時

合珠麝東觀漢記和熹鄧后即位萬國貢獻悉禁絕惟歲時供紙墨而已韋仲將墨方以真珠一兩麝香半兩皆擣細後擣三萬杵杵多愈益不得過二月九月合下鐵臼中出三輔作上黨范子計然曰墨出上黨鄜松心作墨並見北堂書鈔

淳漆遠烟上詳墨二宋何遠墨記西洛王廸隱君子也其墨法止用遠烟鹿膠二物銑澤出陳贍之右文洛公嘗從廸求墨久之持烟一奩見公且請以指案烟指起烟亦隨起曰此烟之最輕遠者乃抄烟以湯淪起揖公對啜云當自有龍麝氣眞烟香也凡墨入龍麝皆奪烟香而引蒸濕反為墨病俗子不知也

黑玉烏金寨苑顏潛菴詩半圭黑玉一笏烏金貯龍劑一笏烏金所製浩然所收龍居士蘇澥記支離居士世人貴如玉石皮而堅緻如文皺而堅緻如玉石

豹囊斷金殘璧何薳墨作松煙皆有獲其寸許者如斷金碎玉爭相誇玩又曰余於彭門寇鈞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墨記珪殘璧燦然滿目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為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書杜詩十三篇編下書墨

削木磨人　錦繡萬花谷蔡君謨言李廷珪墨能削木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

馮盛攜張金好　龍龕手鑑記馮盛正色曰天峯煤和針魚腦入金溪子手中錄離騷古本如公只提綾紋刺三百為名利奴顧當就勝已而搜杞囊果三百刺

天中記石崇奴券曰張金好墨過市

數蠹并市毫　夢溪筆談即寫書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縣墨滿堂此亦通人之大唐龍龕記許芝有妙事平取之墨已不見惟古蓮匣存焉

懸滿堂　上詳墨二公擇見墨輒奪相知之藏許來云

痤八厨攜一斗　八厨巢賊亂痤于善和里第亭詩欲攜一斗研數合墨葉底寫黃庭

飲一升　仇池筆記眞松煤遠烟自有龍麝氣世之嗜者如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暇日晴暖研墨水數合夷筆之餘乃啜飲之

守遣陳上宜字有謬說及書

天中記北齊朝會儀諸郡守確跡監劣者必令飲墨水一升

畜巫相賜史官　類書

范丞相質畜一墨表曰五劍堂造裏曰天翮第一烟

宋史秦觀兼國史院編修官上日有視墨器幣之賜

非草書　窳舊史太平御覽趙壹非草書後世慕崔杜張子專欲草書為務十日一筆

月數九墨領袖如皁唇齒當黑面指畫地不折觿出亦效顰之增醜也

侯　元中子文高易元光傳元光字處晦燕人也其先自號南越石虛中為研究雲水之文章濡染之友天子重臨封為松滋侯

韓愈詩漬墨窳舊史

松滋　清異錄韓熙載載留心翰墨四方膠煤多不合意延歙匠朱逢於書館傍燒墨供用命其所曰化松堂墨文曰元中子又自名麝香月團而寶之

子墨　絳人陳元　揚雄方言雄長楊賦序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籍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

客卿　上詳墨二

絳人　黑松使者　上詳墨二

元香太守　記唐薛稷封墨為異

公加九錫拜松烟都護元香太守兼亳州楮郡平章事是日墨吐異氣結成樓臺狀擲里來觀良久乃滅

體晦用章　象陰理陽　明汪道貫墨書釋名曰墨者晦也眞詰曰墨陰象也然體晦而用章陰理陽也眞詰曰墨陰象也然體晦而用章象陰而理陽所謂陣之螯甲文苑之皴先謂筆先也

延安石液　廬山松烟潛確

類書延安高奴縣有石脂水膩浮水面如漆採以炷燈宋時用以燒烟造墨譜之延安石液刻于墨上唐人延州詩二郎山下雪紛紛古用松烟石墨二種石烟多於洛陽塵晁氏墨經石墨自晉魏以後無聞松烟之製尚矣漢貴扶風愉燧終南山之松晉貴九江廬山之松心尤光見貴後唐則宮州唐則易州路州之松上黨松心尤光見貴後唐則宮州易州之松李黃山歙州黟山松羅山易水之松以宣歙之松類天中記西域僧言彼國無硯筆紙但有心爲窓之僕嘗獲貝葉上有梵字數百墨倍光澤魯秋霖爲之字終不滅

葉上詳墨二以雞足山古松心兩濕而指之居本草注烏賊魚腹中有墨今作墨用之又草木子曰有爲僞券以誑人者當知之經年其墨汁爲書如淡墨有文房寶飾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濕

吐於魚腹　養以豹囊　陶隱山谷錦囊　淵材布素　邵氏後錄

黃山谷於几間取小錦囊有墨半丸以示賣墨者潘谷隅囊手之即置几上曰天下之寶也出之乃李廷珪墨又別取小錦囊有墨一丸谷手之如前則歎曰今老矣不能爲也出之乃谷少所作墨其藝之精如此山谷嘗貧一布橐曰吾無可將惟有堂肆考宋彭淵材喜遊畫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而已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畫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而已

夜贈一丸　歲減半寸　染紙三年　字不昏暗者爲上　墨繼　光可射人　刃能裁紙　潛確類書

凡墨日用之一歲繼減半寸者萬金不換古墨法曰烟細膠新杵熟蒸勻色不染手光可射人四語可盡製墨三昧天中記常侍徐鉉云幼年嘗得李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方如筯與其愛弟鍇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磨處邊際有刃可以裁紙自後用李氏墨無及此者

氣結樓臺　香同關紐　注　上詳元香太守楊舟菴外集朱萬初本墨妙又兼香癖蓋墨之與香同一關紐亦猶書之與禪也

祖氏聞名　龍髓記徐　欲盡窮其術峯以墨發覩與我當傳子使過我十

徐峯傳術

倍四譜祖氏本易定人唐之墨
官也世以易水墨爲上名聞天下　魚胞犀角　玉屑

珠英上見東坡孫莘老寄墨詩　汪道貫墨書羅秘書
墨以珠英玉屑取重人文之巧耳其搜烟和膠之
三昧實不逮後人頃以東觀咨訪及之　珍材妙手
幾與珊瑚木難同價物固有所遭哉

含李超羅上見東坡孫莘老寄墨詩　方于魯墨譜徐
羅氏人爭寶之幾與易水東徙墨派遂歸于歙我明則首
含李超羅余舊藏羅氏墨試與建元之墨一出便欲
足寶也建元于魯字　畫工點目　浦令塗鐘何薳墨記潭州胡
與黃金同價迺建元甲乙不當中馳致
畫工點目　浦令塗鐘何薳墨記潭州胡
烟名桐花烟其製甚堅薄不爲外飾以炫俗眼每磨研
問其光可鑑畫工寶之以點目瞳子如點漆云筆談
陳述古知浦城縣有失物莫知爲盜者乃紿曰某廟有
鐘能辨盜爲盜者摸之則有聲陰使人以墨塗鐘而摸
之令囚入帷摸之惟一囚無聲訊之果盜　墨磨數升　筆染三萬
老相墨經墨訣文如屢皮磨之有油暈者一兩得染三萬筆　髮濡　魚吞事文類聚
張旭每大醉以頭髮濡墨而書　詩話魏野詩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　墨兵　墨仙　羣玉集
史書曰墨兵下見蘇軾贈潘谷詩　孫樵謂墨工皆自製膠徽墨今名第一者上比潘谷蔡暬中間猶容十許人況李廷珪乎　香不衰　麝不入後止叢談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損於墨而竟亦不能香也不若並藏以熏之潘谷之墨香徹肌骨磨至盡而香不衰陳惟達之墨一錠十年而麝氣不入但自作松香耳陳墨虞理堅密不受外熏潘墨外雖美而中　一點如漆　仲將之墨一點如漆詳疎耳　十年如石　何薳墨記沈珪紙一嘉禾人悟對膠法故其墨銘曰沈珪對膠十年如石一點如漆此最佳品也　墜盆仍舊　遺池不變天中記爲蜀有童子某者能誦書孟氏召入遂賜之衣服及墨一丸後家僮悟

誤墜庭下盆池中後數年重植盆中荷芰復獲之堅硬光瞲仍舊遯齋閒覽祥符中治昭應宮用李廷珪墨九於池中踰月臨池飲又墜一九於池中踰月臨池飲又墜一丸後得墨寶色不變表裏如新

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併得墨寶色不變表裏如新

五象六義　九元三極　汪道昆

規者萬者賢者聖者雜

俱者象所取義六曰國寶曰國華曰博古曰博物曰太漠曰太元又莫廷韓曰方氏墨品止于非烟奇于九元三極蓋人巧盡物理窮不敢信自是可以超淪寓李遠然代興妖吾虛猶雲靄過此則爲自是可以超淪寓李遠然代興妖吾虛猶雲靄

奕若龍蛇　魚騰丹檢　雷躍錦囊　並出明袁福徵墨案

墨四

池水盡墨　劉祐

漢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

買謝　承後漢書劉祐仕郡爲主簿

郡將小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祐悉以買筆墨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郎君年可入小學遂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郡將遂使子就祐受經

雷公墨　劉恂嶺表異錄

嶺表有雷墨蓋雷州廟中雷雨勃起人多於野中獲得石狀如鱉石謂之雷公也扣之鏘鏘然光瑩可愛

紅白墨　龍龕記楚王靈夔使人造紅白二墨爲戲及書寫衣服墨白書白衣用紅書自成一團面爲盤龍鱗鬣悉具其妙如畫其背有張遇爵香墨一

盤龍如畫　後山談叢張遇墨一家

崇飾書具嘗出一月團墨曰此價值三萬

價三萬　陶穀清異錄徐鉉兄弟工染翰

墨材甚精止造五十九曰身墨印文曰香璧陰篆曰枚其陽云清烟煤法墨其云道卿既黑而光書以報之

香璧　又蜀人景煥博雅士也志尚靜隱卜築玉壘山嘗得

翠色冷光　東坡謝宋漢傑送李承晏

墨詩老松燒盡結輕花妙法來從北李家翠色冷光何所似牆東鬚髮隨寒鴉

道卿　東坡志林懷民遺僕墨二

代郡鹿膠　宋晁

氏墨經凡墨膠爲大凡膠鹿膠爲上

研犀　又凡研墨不厭遲古

齋夫人曰墨取廬山松烟代郡鹿膠

明而有艷　又凡墨色紫

語云研墨如病凡善墨研之如研犀惡墨研之如研泥

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爲下贍而不浮明而有艷澤而無漬是謂紫光

衞夫人曰墨取十年以上強如石者蓋煤久而黑而紫膠久而固固而乃發光彩此古墨所以重於世

古墨　又凡新墨不及故墨

質如金石　陳師道古墨行序往于秦少遊家見李廣如金石亦裕陵所賜

惜墨

墨如金　宋樓鑰崔老融墨戲詩古人惜墨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命

洗墨池　明趙貞吉夜宿蘇長公洗墨池亭詩五百年前魯洗墨依稀猶記雪堂東

畫磉石　潛確類書廣州記石墨出南雄州始興縣可寫字可畫磉名畫磉石常墨無異未知所製之法

白墨　天中記近黟歙聞有人造白墨色如銀迨研訖即與常墨無異未知所製之法

一品元霜　楊升菴外集三國蔡陌自煙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而光予得異法于異人祖用烟膠成即光如漆名之一品元霜殆不虛也

光可鑑潤　明趙世貞墨評新都潘景升贈余製墨四錠黝於漆圓于月其光可鑑其潤可挹其芬可奪沈麝而不可名

詩　唐李嶠咏墨詩長安分石炭上黨結松心遠書蠅初落含滋綬更深悲絲光易染疊素彩還沈別有張芝學書池幸見臨　李白酬張司馬贈墨詩上黨碧松煙夷陵丹砂末蘭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黃頭奴子雙鴉鬟錦囊養之懷袖間今日贈余蘭亭去與來灑筆會稽山　宋蘇軾荅舒教授觀余所藏墨詩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非人磨墨墨磨人紙應未罄罄先恥逝將振衣歸故國數畝荒園自鉏理作書寄君君莫笑但覓來禽與青李一螺黑漆便有餘萬竈燒烟何處

使君不見永寧第中搗龍麝列屋閑居清且美倒暈連
缸秀嶺浮雙鴉畫驥香雲委時聞五斛賜蛾綠不惜千
金求獺髓　又贈潘谷詩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
驚市人那知望拜馬蹄下宵中一斛泥與塵何似墨潘
穿破褐琅琅掣餅敲元笏布衫漆墨手如龜未害氷壺
貯秋月世人重耳輕目前區區張李爭妍妍一朝入海
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　又孫莘老寄墨詩徂徠無
老松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魚胞熟萬
杵犀角蟠雙龍墨成不敢用進入蓬萊宮金戔灑飛白
瑞霧縈長虹遥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　又詩谿石琢

馬肝剡藤開玉板噓噓雲霧出奕奕龍蛇綰故人歸天
祿古漆窺蠹簡隃麋給尚方老手擅編刻分餘幸見及
流落一歎赧　又詩瓦池研靈煤華管書柿葉近者唐
夫子遠致烏玉玦先生又繼之圭璧爛箱篋晴窓洗硯
坐蛇蚓稍蟠結便有好事人敲門求醉帖　又歐陽季
默餉油烟墨長寸許戲作小詩書窓拾輕煤佛帳掃餘
馥辛勤破千夜收此一寸玉墨堅人苦脆未用歎不足
且留注蠹魚莫草三千牘　陳師道古墨行秦郎百好
俱第一墨皃如漆姿如石潘翁拜蹤摩老眼一生再見
三歎息黃金白璧孰不有古錦包裹聊可敵明窓淨几

風日暖有愁萬斛才八斗徑須脫帽管城公小試玉堂
揮翰手　晁沖之承晏墨詩江南墨官有諸奚老超尚
不如廷珪後來承晏復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齊百年相
傳文斷碎仿佛尚見蛟龍背電光屬天星斗昏雨痕倒
海風雲晦却憶當年清暑殿黃門侍立才人見銀鈎灑
落桃花牋牙牀磨試紅絲硯建隆天子開國初曹公受
詔行掃除王侯舊物人今得更寫西天貝葉書　韓駒
謝錢珣仲惠高麗墨詩王卿贈我三韓紙白若截肪光
照几錢侯繼贈朝鮮墨墨如點漆光浮水舊傳績溪多
老松奚超既死松亦空易水良工近名世珍材始不歸

潘翁蕭然南唐一居士赤管隃麋無月賜借問元圭何
自來去年海中持節使殷勤二物從來遠裨海環瀛瀛眼
中見若欲揮寫藏名山不如却作談天衍　黃庭堅酬
謝景文惠浩然所作廷珪墨詩廷珪麝墨出蘇家麝煤
添澤紋烏鞾柳枝瘦龍印香字什襲一日三摩抄劉侯
愛我如桃李捆贈要我寫萬紙不意神禹治水畫忽然
入我懷袖裏吾不能手抄五車書亦不能寫論付官奴
便當閉門學水墨灑作江南驟雨圖　楊萬里謝胡子
遠惠蒲大韶墨詩墨家者流老蒲仙碧梧採花和麝煙
華陽墨水煎膠漆大陰元霜作肌骨龍尾磨飢飲鼠鬚

落點髮几不如夷甫清瞳光敵日一見墨卿驚自失
又謝王恭父贈梁冀墨詩君不見蜀人烏丸天下妙
前有蒲韜後梁冀兩圭水蒼笏雙圖點漆壁洮州綠玉
試松花星潭黑雲走風沙龍蛇起陸鷹入骨郤愁雷電
奪神物　金元好問賦楊生玉泉墨詩萬竈元珠一噬
輕客卿新以玉泉名御團更覺香爲累冷劑休誇漆點
成涴袖秦郎無藉在畫眉張遇可憐生晴窓奚筆人今
老孤負松風入硯聲　元虞集謝吳宗師惠墨詩念我
衰年不廢書錦囊古墨送幽居明窓塵影丹同熟元圃
雲英玉不如敢爲文章勝虎豹衣應箋注到蟲魚　廼

賢齋峯墨詩錦囊元圭瑩龍香秘閣浮漬毫春黛濕拂
楮翠雲流　泰不華爲吳國良賦桐花煙詩洞庭三月
桐始花千枝萬朶搖江綠吳郎采采盈頃筐寶之不啻
瓊膏粟眞珠龍腦吹香霧夜夜山房搗元玉墨成誰共
進蓬萊天顏一笑金門開河伯香飛噴木葉太守噓氣
成樓臺龍賓十二吾何有不意龍文入吾手芙蓉粉暖
玻璃匣雲藍色映彤墀柳玉堂退食春晝長桃花紙透
氷油光筠管時時濡秀石銀鈎歷歷凝元霜君不聞易
水仙人號奇絶紙落三年光不滅又不聞烏玉玦坡老
當年書柿葉惜哉唐李不復見吳郎善保千金訣　明

俞策方于魯墨歌太乙然青藜燭龍揚朱光雍州枯黑水溟海收元霜素女還遂添白鳳膏麻姑或送青麟髓工力往往干仙靈于魯之墨始出型墅如黑山石森削燦如赤水珠晶熒斑如重圭錫夏后規如瑞璧來虞庭瞥見周天列宿形更逢出水元夷使字形省識神龜畫刻鏤分明繡虎紋裏以天孫錦養以文豹囊臨池不散五雲氣貫日高懸百寶光其中名有寥天一非霧非煙若無質獵獵香吹楚澤蘭英英色奪齊州漆螺子當年之元彩膚糜漢日猶青泥于魯由來攻不朽千首新詩在人口豈其餘力殫神明也令絶技傾前後

增賦明汪道會方于魯墨賦其地則筑陽懷化延安上黨宣歙西蜀代興競爽其人則韋張嘏矢奚祖嗣音若超若珪厥有朗珣其製則九子二螺松節孔嘉犀文玉質膠調麝和盧烟代角璀璨鮮華其珍異則子建松肪士龍石液潘谷辨鑑常侍賞識魚腹剖藏豹囊十襲雄殊賜而校理秘文肅詭遇而開悟周易詔僕丞之月賜試省郎之坐給或僭劣啜瀋或日月汗漫或集龍賓之十二或吐奇文於九錫亦有曹衛顧陸吳史張陳山陰長史渤海永興書練染素幔駁點蠅非惟貴紙亦高令名斯足以造乎墨妙然而其極未臻也爾其爲灺也陵

陽孤桐比於鄒嶧永誕擷其華敏鶚撡其液挾以茜草揚以蘭膏藐若蜉蝣縈碧漢恍如纖雲翳青霄其爲膠也肪鯉之胞麋鹿之角詎麟髓之可逾寧鳳膏之可托其爲飾也玉乳珠胎龍腦麝臍芬馨郁烈光耀陸離其爲劑也玫瑰耀光齊漆爭黝光可晰人色不染手其爲楷也規矩珽珪雜以羣倕林林乎總總乎神聖之所珍仙釋之所賚固伯益工倕之所不能載別有非烟而烟無色而色清有餘潤研無留蹟比技則郢斤方巧則羿射信其重爲國寶煥爲國華列之東序則珍陪琬琰陳之簡策則蔭蔚雲霞故書絶於入木幻不作於噴繒陋佛馱之翻繹青衣出于池表豈浮提之汁竭爰瀝血以刻心墨之爲用章于國君與于斯文洽於教化漸於兆民

原銘後漢李尤墨研銘書契既造研墨乃陳煙石附筆以流以申篇籍永垂紀志功勳

精明汪道昆方于魯寥天一墨銘胡然而成函之室清則豨也膏輕則麋也角元德非馨太沖惟漠又二芝墨銘青芝爲輪驂元雲誰其御之雲中君青芝爲蓋珥元璧薄言薦之祠太乙又非烟墨銘非烟而烟卿雲爛矣烟而非烟元龍煥矣爛則天章煥則國華非烟之極

其蔑以加

贊明王世貞于魯墨贊黝而澤緻而黑桐自嶧燔厥液光可瞰堅于璧置之水久弗蝕是惟禹錫而妃以帝鴻氏之石曰仲將禪廷珪嫡爾方世世卿子墨

誥宋劉克莊讌陳元除子墨客卿誥秦重卿爵以客斯爲之漢仍秦舊位亞翰林主人一等優游文字之間而不責以吏課有賓師之道焉爾粲然有文磨而不磷知白守黑黯黯內光質疑重而氣芳潔行將以潤色廟謨貢飾聖世其有功于名教大矣俾陞棘列之光華實亦松楛之積累宜戒成蠅之誤務滋脫兔之毫可除子

墨客卿

啓唐溫庭筠謝所知賚集賢墨啓竹山奇製上蔡輕烟色掩緇帷香含藤簡雅復三臺故物貴重相傳五兩新膠乾輕入用猶怨於潛壙遠建業庶贏章曜名方即求雞木休奕佳致別染龜名恩加於蘭署郎官禮備于松檟介婦汲妻衡弟所未窺觀廣記漢儀何嘗著列況又元州上苑青鎖西垣警字猶新疑籤尚整帳中女史每襲清香架上仙人常持縹帙得於華近辱在庸虛豈知夜鶴頻驚殊懸志業秋蛇屢綰不稱精研唯憂瘢物虛投蠟盤空設晉陵雖壞正握銅兵王詔徒深唯磨玉

硯捧受榮佩不任下情

策一

釋名策書敎令於上所以驅策諸夏也漢制約勅封侯曰冊冊贖也勅使謹贖不犯之也杜預春秋左傳序諸侯各有國史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

釋孔穎達釋器云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許慎說文曰簡牒也牘書板也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鄭康成注中庸亦云策簡也由此言之則簡札牒畢同物而異名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故於文策或作冊象其編簡之形也鄭康成注論語序以鈎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也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爲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可盡者乃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之於策又大事書策小事書簡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鄰國赴告經之所書皆是也小事者謂物不爲災及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是也大事後雖在策其初亦記于簡如南史欲書崔杼執簡而往董狐既書趙盾以示于朝是執簡而示之非棄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書於簡後乃定之於策也其有小事文辭或多如呂相絕秦聲子說楚字過數百非一牘一簡所能容者則於衆簡牘以次存錄也以此知仲尼修經皆約策書成文丘明作傳皆博采簡牘衆記杜知其然故隱十一年注云承其告辭史乃書之於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若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也

徐師曾文體明辯按說文冊符命也字本作策漢制命令其一曰策書唐人逮下之制有六其三曰冊蓋以金玉爲之又按古者冊書施之臣下後世則郊祀祭享稱尊加謚寓哀之屬皆用之今制郊祀立后立儲封王封

如亦皆用冊而玉金銀銅之制各有等差蓋王言之所不可闕者也

策二

原 金策　玉策　張衡西京賦昔者天帝悅泰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後漢書神經怪牒玉策靡得而聞

有德　漢書武帝元封初登封泰山汪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後漢書何敞傳注何氏家傳曰敞六世祖比干爲沈陰縣獄史決曹掾爲丹陽都尉獄無冤囚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甚而衣履不露遺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

改年　錫祚吳曆孫皓時吳郡民掘地得物是長一尺三寸刻書有年月字因改年爲天策山堂肆考金策朝廷錫祚所用也

勒洪伐　上尊號張協七命生則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勒洪伐于金冊宋文鑒乾德初蕭國公臣質等奉玉冊玉寶上皇帝尊號授徽音長留寶冊

玉冊　留寶冊　又皇后冊文遣官賜爾皇后之寶授之皇后哀冊文惟有玉冊簡五十

策三

原 先王策府　穆天子傳羣玉之山先王之所謂策府

困　魯史策書成文考其負僑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

知修短　晉元帝紀神策風俗通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壽修短

神筴　唐書貞觀漢武探得十八困倒讀曰八十其後果然

每策五簡　王勃永嘉初有玉冊見於長安白玉麒麟神筴出於江陵其文曰長壽萬年

分占五王策　詳筆中房元齡議封禪儀玉策四枚各長一尺二寸每策五簡俱以金編

簡一

原 殺青 汗簡 劉向別錄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謂汗簡義見上文 玉簡金字 金簡銀函 賴鄉記老子母俾曰老子把持仙錄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善綴惡傳陰長生裂黃表寫丹經一通封以文石之函置嵩山一通黃櫨之簡泰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山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蜀綏山一封練書合爲十篇付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 潘發大禹 問仲尼 禹發吳越春秋玉字之書于宛委山石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使持以問仲尼仲尼曰吳王閒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仲尼曰此乃靈寶之方也禹將仙化封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始 乾南史 授梁園 梁王遊兔園客雪下乃授也 捧白簡 持霜簡 晉傅休奕每有奏劾或直言於司馬大夫曰拙于秘思爲寡人賦之 捧白簡 唐李天闕 獨不採簡 非逐折 日暮捧白簡坐以待旦嶠疏御史出持霜簡入奏 後漢書鄧禹西征到栒邑赤眉大衆日至衆人多憚于行簡署其前後亂著管中令各探之張宗獨不肯探曰魏畧王淩謂太傅司馬懿至邪而引軍來乎太傅曰死生有命肯離難就易乎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當不簡者也又山堂肆考折簡猶言半簡也 肆簡 操觚內則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注曰簡書篇諒信實皆詩話韓愈皇甫湜過李賀家賀欣然操觚染翰作高軒過歌注曰觚簡也古人用以代紙又陸機文賦注觚木之方者 脫簡 斷簡 漢書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有曰考成皇帝閔學廢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闕簡編 下見五車韻端

原 畏此簡書 詩 青簡編以縹絲 劉向別錄孫子書以縹絲編以青簡殺青簡編以縹絲繩

折竹爲簡 王子年拾遺記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折竹爲簡 簡紙經傳 後漢書元帝令賈達自選公羊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案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公羊春秋故公羊有嚴顏之學 豈汙簡札 又范滂爲太尉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非叨濫姦暴深爲民害豈以汗簡札哉 青竹去書蟲 穆天子傳蠹書于羽陵注曰謂暴書中蠹蟲因曰蠹書也郭璞云青竹爲簡以去書蟲 嵩山得簡束皙辨策文 學士 手自折簡 楊升菴外集詳博表手自折簡寫之謂擘賤也 汗青 元揚載蠹簡詩往古韋編在何之成形泯滅陷秦火搜羅出漢廷斯文天未喪不敢享全代書帖又苦其露泄遂作上板相合故曰簡板 楊升菴外集古人與謝朓覽孔闓汗青年始汗青蠹蟲深卜宅科斗少

原 三千牘 尺一牘 史記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能勝之 漢書匈奴傳文帝遺單于書牘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而長 執以爲瞪 藏以爲榮 瞪 訓戒二子 執之以進見所以爲恭瞪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之以爲榮 漢書陳瞪也 瞪 釋名牘瞪也手

應對百函 韓詩外傳趙簡子名伯魯幼子名無恤簡子自爲二牘書訓戒之辭與二子三年問之伯魯忘其牘無恤出其書于左袂乃黜伯魯而嘉無恤南史劉穆之善應對不廢

削牘爲疏 見牘有書 漢記時天下墾田多東不實詔檢覆斁帝見陳留吏牘上怒時東海公卅十二在揭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後言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准故耳 裂牘劃牘 宋史

趙普嘗奏薦某人爲某官太祖不用凡三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陳亮飲醉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誣服爲不軌考宗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狂言劃其牘于地亮遂得免

截蒲爲牒

如葉在枝上詳寫書文心雕龍牒者葉也如葉在枝也短簡爲牒議事未定故短簡諮謀牒之尤密謂之籤

封太山屬帝籍

史記封禪書天子令待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祀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方以知通雅今惟皇帝屬籍曰玉牒仍唐宋舊名

名耀玉牒

懷出竹牒

下詳博學二

破賊限牒有嫗取牒

唐李回傳武宗伐劉稹回督戰責王宰石雄破賊限牒期六旬取潞未及期二日賊平劉仁軌傳仁軌稱解事僕射有嫗詣省戴至德收牒嫗復取牒曰以公爲解事僕射乃非是

牘二　牒附

增不離竿牘莊子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形累不知太初注以竹簡相問訊也

刻方

西京雜記揚雄好事嘗懷鉛提槧從計吏訪四方異言語即以鉛摘刻之於槧作方言

按鉛青金錫類槧削曹植論詳筆三

寢牘

版牘也斷木爲之見山堂肆考

受牒而退

左傳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爲客晉士伯乃受馬得避之右帥自踐土以來每約同恤王室子馬得避之右帥乃受牒而退

增隨牒遠方

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言隨選補常牒也

推白牒於地

梁書蔡撙素用王筠爲殿中郎武帝嫌不取參掌通署推白牒于地撙拾牒起曰臣謂舉無煩參掌署名因直出帝始悔之

事在牒

又張率武帝問奏事所知悉在牒

下之達上

唐志下之達上有六一曰牒

封祀有文鑒大

中祥符元年有封祀玉牒文

札一

原 召相如相如曰是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遊獵賦一篇乃爲上林賦又相如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上令尚書給筆札乃封禪書其遺札言封禪事

給札爲上林賦

遺札爲封禪事 漢書司馬相如傳上讀子虛賦善之

左慈化札 張惲取札

原 武帝不去乃以左慈爲妖妄欲殺之使軍人收之慈故欲見而收之慈形狀如一不知何者爲是慈盡化爲札而慈竟不出走赴羊羣投札于地惲曰知府君患暮令坐暮取以支戶扉風也札櫛齒相比也編之如櫛齒馬持一尺札賜將作大匠永文曰汝績以紙札札

增 漢武故事上幸後宮一人騎馬異于常馬持一尺札賜將作大匠永文曰汝績以紙札

編如櫛 變爲金 名

原 克成賜汝金十斤因見札變爲金秤之重十斤忽不見

爲良田 遺遠方

原 詳筆王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獻札書 披蕩櫛

漢武帝紀公孫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因變人奏之上大悅召問卿對曰受此書于申公申公卒於郢中有七札書

元韻序曰銀鈎乍閱晉家成群遍櫛行披魯魚盈貫遍如周禮簉櫛之簉謂竹也櫛與札同相比如節也宋羅

愿謝表曰使連數道適當簉

節之前節與札字亦通用

承睿札 降瑤札

榮承睿札野餞轉行游融詩飛文瑤札降賜酒玉柅傳

詩朝

札二

原 谷永便筆札漢書谷永字子雲便筆札故時人云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唇舌

十行細札 書札爲符

武十行細札外集光

後漢書樊崇等西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惟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爲最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爾上將乃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遂下鄭北壇設場祠列盆子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有符乃詣將軍宜官皆稱

給蘭臺 賈逵詳

每書輒焚

晉書五車韻瑞師宜官善隸書然每書輒

焚其札梁鵠乃益爲板飲之酒候醉而竊其板率以以筆札見知憲集序昉

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

德是用綴緝遺文永貽

肩吾詩搦札愧才輕

徒喪紙札

朱書御札

五代史唐莊宗時小吏段凹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事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

宰相

賜手札

宋史張浚薦胡安國可大用除給事中以上意催促

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

刺一

王朗修刺

禰衡懷刺

後漢書邊讓字文禮大將軍何進徵召既到署令史進以

禮見之床掾孔融王朗並修刺候焉禰衡別傳衡少

有才辯而氣高剛皦好

安中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

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荊州建

刺既而無所之適至于

刺字漫滅

載刺盈車

積刺

盈案

郭泰別傳泰名顯上爭歸之載刺常盈車長沙

耆舊傳夏侯叔仁治臨湘丁母憂居喪過禮同郡

徐元休弱冠知名聞乎焉旬日積刺盈案

增畫姓氏通爵里

釋名畫姓氏于

奏上曰畫刺作再拜起居字

魏名臣奏議黃門侍郎荀侯奏曰今吏初除有三通爵里刺條疏行狀

一束刺

三百刺

南史何思澄重文結終日造謁每宿一束曉便命駕朝賢悉與押

作名刺必盡

盧杞

遍謁百刺

昔

處即命食晚還家費刺

提綏紋刺三百爲名利奴詐墨三

負一刺

太平御覽夏侯湛幼聰明經目輒識魏文帝請

爲賓客百餘人湛一刺書其鄉里姓名所謂

辭里刺

也未之一過遍謁不謬一

章太守謂倉掾曰君昔

吳錄孟宗爲豫

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

一刺寧識之否掾曰不

以刺詣君感見發遣何

乃久屈邪

嗜驚而失謁

升菴外集漢謁者袁盎傳上謁注若今通名也史記婁敬欲見漢王或使之易服敬

曰敬本衣帛則衣帛見今舍褐則褐見敬本衣海

假鮮華是矯常也不敢

之刺也

覆刺具書太平御覽高彪嘗詣馬融辭不見彪刺具書曰昔周公吐哺以接白屋之士天下不能相見宜哉融省大愧遣人辭謝追請不還

還勿復通

後漢書李元忠神武未即見之元忠下車載素箏濁酒奉迎言公招賢俊今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家所寄有者驅而之薛

九命作牧以尹華夏以據沐吐餐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跼高蹐厚集北齊李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奉迎言公招賢俊今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家所寄有者驅而之薛

遠造書契 經邦治

司馬貞三皇本紀太皞庖羲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周禮小宰六曰聽取予以書契注曰書契若今之券書也

出予受入之凡要凡簿書之最用獄訟之要辭皆曰契

春秋傳曰王叔氏不能舉其邦

傳別

質劑 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

銅人通刺

姐王坐齋中有一十二人

券契一

舜典 輯五瑞

孔安國曰輯斂也斂五瑞以成信也

周禮 掌節

掌節掌邦國之節以輔王命

凡邦國之使者皆有節以通之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

道路用旌節

山國用虎節

土國用人節

澤國用龍節

都鄙用鳥節

以傳別之

凡節者以金玉竹箭爲之

以英蕩輔之

以英蕩輔之

以英蕩輔

民因燒其券見孟嘗君曰君市義漢書高祖微時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時飲醉卧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怪每留飲酒售數倍歲竟視家常折券棄責

燔燒券書

東觀漢記樊重年八十餘終其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書券聞者皆懇爭往償之諸子竟不肯受曰在民間珣彌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餘舊業悉以委付諸弟

崑崙鐵券

武陵銅券

武陵銅券

河圖括地象崑崙山出晉書天門武陵縣鑾蠻並反應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諸渠帥由是懷詹數郡無虞

賜鐵券世傳

依鐵券請降

依鐵券請降

三國典略梁任世爲豪族仕于江左志在立功來歸太祖太祖嘉其遠來待以優禮後除并州刺史封樂安公賜以鐵券聽世傳襲上書求依漢魏鐵券請降也

與匈奴作鐵券

與氏羌破鐵券

三輔故事婁敬爲高帝使者持節至匈奴與其分地界作丹書鐵券藏之宗廟子孫繼襲作我藩臣

君焚臣券

父焚子券

五代史常思廣順初宋州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頷之即焚其券

焚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啓曰臣居宋州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頷之即焚其券

焚詔宋州悉蠲除之

宋顧覬之傳覬之子綽財甚多負債覬之誘令焚之

焚豐鄉里多負債覬之誘令焚之

宋顧覬之傳覬之子綽財甚多負債覬之誘令焚之

焚券歸婢

孔帖羅讓或以婢遺讓問所從答曰女兄九人皆爲官所賓留者獨一人耳讓慘然爲焚券召母歸之元史至元初趙一德爲鄭留守阿思蘭家奴三十餘年故鄉萬里父母已老母耳讓慘然爲焚券召母歸之元史至元初趙一德爲鄭留守阿思蘭家奴三十餘年故鄉萬里父母已

裂券縱奴

士處焉晉中興書慰帝存矯中與氏羌破銅券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不相侵

高帝與功臣剖符作誓

高帝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令賜鐵券恕死罪

五代史朱友謙降莊宗拜尚書令

五代史朱友謙降莊宗拜尚書令辨其八職又徙平盧思啓曰臣居宋州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頷之即焚其券

治藏稽市

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又徙平盧思啓曰臣居宋州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頷之即焚其券

得券數齒

漢書王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餘舊業悉以委付諸弟

錫券若金

木牘爲要約之書

與匈奴作鐵券

與氏羌破鐵券

三輔故事婁敬爲高帝使者持節至匈奴與其分地界作丹書鐵券藏之宗廟子孫繼襲作我藩臣

君焚臣券

父焚子券

五代史常思廣順初宋州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頷之即焚其券

焚

焚詔宋州悉蠲除之

宋顧覬之傳覬之子綽財甚多負債覬之誘令焚之

焚豐鄉里多負債覬之誘令焚之

宋顧覬之傳覬之子綽財甚多負債覬之誘令焚之

焚券歸婢

孔帖羅讓或以婢遺讓問所從答曰女兄九人皆爲官所賓留者獨一人耳讓慘然爲焚券召母歸之元史至元初趙一德爲鄭留守阿思蘭家奴三十餘年故鄉萬里父母已

裂券縱奴

老母耳讓慘然爲焚券德爲鄭留守阿思蘭家奴三十餘年故鄉萬里父母已

晉中興書慰帝存矯中與氏羌破銅券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不相侵

高帝與功臣剖符作誓

高帝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令賜鐵券恕死罪

五代史朱友謙降莊宗拜尚書令

五代史朱友謙降莊宗拜尚書令辨其八職又徙平盧思啓曰臣居宋州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頷之即焚其券

治藏稽市

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又徙平盧思啓曰臣居宋州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頷之即焚其券

得券數齒

漢書王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餘舊業悉以委付諸弟

錫券若金

木牘爲要約之書

與匈奴作鐵券

與氏羌破鐵券

三輔故事婁敬爲高帝使者持節至匈奴與其分地界作丹書鐵券藏之宗廟子孫繼襲作我藩臣

君焚臣券

父焚子券

五代史常思廣順初宋州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頷之即焚其券

焚

焚詔宋州悉蠲除之

宋顧覬之傳覬之子綽財甚多負債覬之誘令焚之

焚豐鄉里多負債覬之誘令焚之

宋顧覬之傳覬之子綽財甚多負債覬之誘令焚之

焚券歸婢

孔帖羅讓或以婢遺讓問所從答曰女兄九人皆爲官所賓留者獨一人耳讓慘然爲焚券召母歸之元史至元初趙一德爲鄭留守阿思蘭家奴三十餘年故鄉萬里父母已

裂券縱奴

老母耳讓慘然爲焚券德爲鄭留守阿思蘭家奴三十餘年故鄉萬里父母已

老拜請歸省阿思蘭感動歎曰彼賤隸乃能是吾何不成其孝乎即裂券縱爲良

出券貸直　焚券同居

嘗客於鄭賢良田以耕至元史至治初眞定朱顯孫耀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

焚墨券　隋史李士謙出粟謙對債家檢契明年來償不受

持左券　操右券

蘇軾三槐堂銘序晉公修德于身數十年之後如貴報于天取必于數十年之後如知天之果可必也

持左券　操右券

虞卿傳卿操其兩檐事成操右券以責

一方鐵

半邊瓦

上見高啓鐵券歌下見湯胤勣鐵券歌

市馬　參鈔

宋史宦者傳李繼和沙苑關馬詔泰州置場以券市之繼和不數月得馬千數而人不擾元史食貨志今莫若依漢唐故事括銅鑄至元錢及

原相保　周禮立券爲保使之相保

有德司契　老子

券契節賢不忖由之以此得而不託於信也

所以爲信　荀子曰別券契者所以爲信也

原不以利累子孫

愚爭者　淮南子曰子罕不利寶而愚者愧矣

奠債

北堂書鈔邵君仲臨終求貸人錢物書券焚之曰吾不能以德教子孫不欲復以賄利累之

徵辭　利有爭端　信爲言要　約言要辭　作法

示信　傅人不爭以上並白帖

賜金券　孔帖范君璋奔突厥陷叛去君璋窮乃降自謂璋高祖遣雁門人元普賜金券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其邊畔皆中國人多

質浮僞　韓文書契以質浮僞

給使臣　五代史任圜傳故事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安重誨請自內出任圜爭之不能得又請箱緘錄唐以前館驛并給傳往來開元中始給紙券

世爲明券　元史至順初文宗以伯顏功大

不有異數不足以報稱特賜黃金雙龍符鑄文曰廣忠宣議比節振武拉運功臣組以寶帶世為明券

券契三

詩 明高啓唐昭宗賜錢武肅王鐵券歌羅平惡鳥啼初起犀弩三千射潮水歸來老父拜旌旗釃酒椎牛宴鄉里輕裘駿馬驕春風錦袍玉帶眞英雄詔書特賜誓終始黃金鏤字旌殊功虎符龍節形弓矢後嗣猶令赦三死盡言恩寵冠當時天府丹書未踰此摩娑舊物四百年古色滿面凝蒼煙天祐宰相署名在尋文再讀心茫然古來保族須忠節受此幾人還覆滅王家勳業至今傳不在區區一方鐵

林弼題錢氏鐵券卷詩剛風吹地九土裂仙李根拔孫枝折白馬不飲濁河血羅平妖鳥啼未歇斗牛萬丈騰紫光炯炯餘彩輝太陽錦湖泚筆寫露布石室剖券分天章金為臣心鐵臣節臣身吳越心魏闕共悲羣盜竊神器猶喜諸孫存故物 湯肩勳鐵券歌羅平逆鳥窺唐鹿太宗泉下英靈哭錦樹將軍握槊來妖氛一掃乾綱肅半邊古冤黃金鏤翰苑文章鋪錦繡宰臣擎出鳳凰城兒孫永世承天祐

文 唐樂朋龜撰賜陳敬瑄鐵券文烹巨鼈者鼎大于滄海斬長鯨者劒倚於青天既立異勳勉膺殊寵李晟免其十死子儀成其九功鏤以金鏞賜其鐵契後來繼

者豈在他人歲寒知松柏之心國難見忠貞之節自居環衛出擁旌幢論清政而水鏡無光吐赤誠而朝霞失色手持玉節身鎮錦城扶乾綱則萬國安心組坤維則百蠻遠指朕以稅駕褒斜省方卬蜀甸而來迎鳳輦驅馳而速建龍宮戮阡能疾如剪草除秀昇易若焚巢海東獻款雲南披誠致朕身安由卿忠藎今賜卿鐵券赦其十死望太山而立誓指黃河以爲盟山無盡時河無竭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永遠貴昌並皆如此

封泥

漢 黃芝泥 春秋運斗樞舜東巡狩至于河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黃芝爲泥封兩端

如黃珠 春秋說題辭龍圖赤玉匣封泥如黃珠

漢 金壺封以青泥 詳墨二

蘭金泥 拾遺記元封元年浮忻國貢蘭金之泥此金出湯泉盛夏之時水常沸湧有若湯火飛鳥不能過國人常見水邊有人冶此金爲器金狀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鍊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即銀燭是也嘗以此泥封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當漢世上將出征及使絕域多以此泥爲璽封徧青張騫蘇武傳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璽封也武帝後此泥乃絕焉

西京雜記漢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綬其上

受璽封 詳上注

原

武都紫金泥 續漢書光武封禪乃求元封封禪事有司奏用玉牒玉檢金繩石泥封太山玉牒石檢金繩石泥

漢官儀建武三十二年水銀和金爲泥

黎陽青泥 東都記鄧訓好用黎陽青泥封書後遷烏桓校尉吏載青泥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此

漢 降天書 李白詩雲卧留丹壑天書降紫泥

序 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十三家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形勢十一家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向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陰陽十六家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技巧十三家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凡兵書五十三家圖四十三卷 又曰兵家者流蓋出

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馬端臨經籍考晁氏曰元豐中以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畧尉繚子李衛公問對頒行武學今習之號七書云　登壇必究丘濬曰自古名將不用古兵法者三人漢霍去病唐張巡宋岳飛而已皆能立功當時垂名後世然則兵法果不可用邪曰兵法譬則奕者之譜也譜說爲之法用之應變制勝則在乎人

兵法二

原金板　素書　莊子女商曰吾所以說我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　史記張良嘗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素書一卷曰讀此則爲王者師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　客進　自作　又曰魏公子無忌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十一篇公子信陵君也　劉歆七畧有魏公子兵法二曹操自作兵法十萬言每征伐以新書從事　挾經學古國語吳建瀕提鼓挾經注云經兵書　霍去病不至學古兵法詳謀策　司馬兵法　史記齊景公時攘苴爲大司馬其後齊威王用兵大放穰苴之法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穰苴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兵法　六韜　三畧　三門　四種　韓李衛公問對上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刪取要用定著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兵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

以財窮此三門也漢任宏所論四種也龍韜虎鈐經籍考權謀形勢陰陽技巧此四種也晁氏曰六韜周呂望撰按漢藝文志無此書梁隋唐始著錄分文武龍虎豹犬六目兵家權謀之書也宋藝文志許洞虎鈐經二十卷金海玉函十卷唐藝文志蕭吉金海四十七卷又董承祖至德元寶玉函經十卷五壘圖六軍鏡圖一卷隋經籍志黃石公五壘圖一卷唐藝文志李靖六軍鏡三卷陰策林青囊括隋經籍志陰策林一卷唐藝文志李筌青囊括一卷宋又曰劉秩止戈記七卷聚米圖經五卷宋藝文志趙珣聚米圖經一卷黃帝元女戰經一卷太公陰謀一卷太公陰符一卷太公陰經十卷李筌太白陰經十卷又李筌太白陰符一卷唐藝文志李光三軍靈轄秘策一卷宋藝文志吳起玉帳陰符一卷統軍玉鑑宋史藝文志李氏兵法一卷總戎志二卷又許子兵勝十卷統軍玉鑑錄一卷公問中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唐書太宗命李靖教侯君集兵法既而君集奏靖且反之隱微衛公對曰方中國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裔而已術此君集欲反耳奇正相生經緯相錯經籍考高氏子畧曰風后握奇經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為八卦之象明矣奇偶之奇光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讀如李繝公六花皆出乎此漢藝文志兵書五十三家圖

李筌閫外春秋一卷又兵家月令一卷亦謂行軍月令

王佐秘書 兵家

正史 唐藝文志正史九卷

三軍水鑑 六甲

陰符 宋藝文志李靖韜鈐秘術一卷風雲論三卷三軍水鑑三卷六甲陰符兵法一卷

又劉元之

又吳兢兵家正史秘書五卷

又李光弼將律一卷

統軍玉鑑 宋史藝文志李氏佐國元機一卷總戎

前鑑十卷 軍謀

佐國元機

無出虛實 不示隱微 李衛公問對

四十三卷鄭氏曰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圖植物也書動物也一動一植相須而成變化見玉海

講論九人　問對三卷　龍韜將有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　經籍考李衛公問對三卷案國史兵志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雜見神宗熙寧間詔樞秘院通典離折譌舛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秘院檢詳官與王震等校正分類解釋令可行豈即此問對三卷　閻外津梁　幕中龜鑑　宋仁宗景祐四年以御那管序曰禮記出征受成于學漢禮遣將尚書授以古兵法太宗嘗出軍誡以賜樞臣是用啓金鎖秘室之藏究鶡冠黃石之旨採古賢賢軍及舊史成敗為十五卷實閫外之津梁幕中之龜鑑　孫子十三篇　吳王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　經籍考武侯十六策一卷　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乎奇讀吳子蓋與孫武截然不相阡也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乎奇　法如車

用由人　學如奕得於心　許洞虎鈐經學兵用武以古法為執與膠柱鼓瑟無異焉

兵法如車載其物則車由人也　金史兵志承安四年上謂宰臣曰朕嘗觀宋白所集武經具載攻守之法多難行且學古兵法如學奕棋未能自得于心欲用舊陣勢以接敵疎矣

推廣　暗合　李衛公問對中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力如何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孫子者推此三義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法宜編告諸將宋史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義治力之者親必罰好賢樂善出於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

兵法三

原　天一兵法　漢藝文志三十五篇　傳握奇文或謂為握機為機其義則一考其辭云四為正四為奇除奇為握機

握奇文　李衛公問對上太宗曰黃帝兵法世或傳握奇文宗曰奇音機故謂也靖曰奇音機文何謂也

奇餘零也

古司馬法 武經注按司馬法者周大司馬之法也周武既平殷亂封太公于齊故其法傳於齊桓公之世管仲用之遂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景公之世田穰苴用之遂能卻燕晉之師以功對司馬之官後世子孫號為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是也書中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非此司馬法也

太公金匱 隋經籍志太公金匱三卷梁中記一卷

儒者指意不悖 馬端臨經籍考西山眞氏曰三畧先秦雜非鷹揚公自作要必其遺法予嘗深味之其言治國養民法度與儒者指意不悖

武侯八陣圖 宋藝文志諸葛亮行軍指掌二卷武侯八陣圖一卷

渭南秘訣 一卷經籍考陳氏曰昭武謝淵得於瀘州蓋武侯八陣圖法也為之注釋而傳於世

授孫魏志賈逵自為兒戲弄常設部伍胡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帥口授兵法數萬言

兵林 隋經籍志兵林六卷

東晉江都相孔衍撰

可意授不可

語傳 李衛公問對中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

得則昌失則亡 李衛公問對下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

腹為篋笥 杜甫送從弟詩腹為篋笥

輟策更學 唐書馬燧與諸兄學輟策歎曰丈夫當以功濟四海詎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

軍旅指歸 宋藝文志李筌軍旅指歸三卷

盤置千錢以狀兵法 五代謝彥章傳葛從周授之兵法以千錢置大盤中為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彥章盡得之

見孔帖

聚置武學 富弼言曰宜于太公廟建置武學許天下武士聚自古兵書置於學中以備講習其術既精然後中年以斷百將經籍考晁氏曰百將

縱其討習其術既精然後中年以斷百將

考校三年大比見傳十卷張預撰預觀歷代將兵者所以成敗莫不與孫武書相符契因擇良將得百人集其傳成一書而以武之兵法斷之上之

武經龜鑑 二十卷經籍考王彥撰隆興御製序其書以孫子十三篇為主而用歷代事證之

何泥古為 吾學編湯和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

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何泥古爲

論兵一

增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又曰豫利建侯行師本義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其占利以立君用師　洪範八政八曰師　詩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原左傳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云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　增左傳軍志允當則歸知難則退有德不可敵　月令孟春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　漢書韓安國曰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

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隳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　又趙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　又魏相上疏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太公文韜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于神用之在于機顯之在于勢成之在於

君　又武韜全勝不鬬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

管子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論工（告）（費）制器（兵器）選士政教（軍中號令）服習（謂使習武藝）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形險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也）明於機數此八者皆須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悉備然後能正天下又曰凡人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于上則有數存焉于其間故至于此也（君之恩厚皆在于民民無所他往故得民致死）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厚富足居也不然則州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得之也（功厚則隊多故亦自爲戰而德于君）今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于上也

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利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

又曰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尊主安國之經也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　司馬法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謂正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

載籍猶賦也言初賦人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遂因食于敵不至於三也取用于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言兵者以器久則生變若智伯見襲鄭之利不顧喻函之敗身死國分故新序傳戰窮武未有不亡者也若秦伯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禍故軍用兵之利也若泰伯吳王矜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禍故軍之所以患于君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之縻軍縻御也又繫之形勢而欲從中御不知所措故兵經曰不可以從外治兵不可以從中御不知三軍之事而欲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治國尚禮讓兵貴於權謀形勢各異教化不同而吾不知其變軍國一政也故太公曰國不可以用治民則軍士疑惑不知三軍

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彊焉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孫子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謂下五事彼我之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下同意可與之死與之生而不畏危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若晉陽之圍沈竈生蛙人無叛疑心矣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凡用兵之法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衆舉矣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頓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故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

之權而欲同三軍之任則軍覆疑矣 亡知之君既闇于用臣不知權變而以為勢位援非其人則舉措失所軍覆敗也若趙不用廣武君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 三軍疑因其乘謬作難而至也故太公曰凡兵之名有五一曰義兵二曰疑忌不可以應敵也 吳子曰凡兵之名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服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又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

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名曰父子之兵 又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尉繚子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 又曰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 又曰兵有五致為將忘家踰垠忘親指敵忘身必死則生急勝為下 黃石公上略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 又中略使智

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荀子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于趙孝成王前臨武君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矣不調飛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必勝故善附民者乃善用兵者也臨武君曰兵所貴者勢利所行者變詐孫吳用之無敵于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子曰臣之所道仁人之兵不可詐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

堯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臨武君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　又陳囂問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孫卿子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亂之也兵者所以禁暴除害非爭奪也

春秋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注義兵除天下之兇殘解百姓之倒懸而生育之故方之于良藥也）又曰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懾之也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豈必用枹鼓干戈哉（淮南子兵者禁暴討亂也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以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用兵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　又曰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　李筌太白陰經夫兵之興也有形有神旗幟金鼓依於形智謀計事依于神戰勝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虛實變化神之功而用在形觀形不見其神不知其事是以曳柴揚塵形其衆也滅竈減火形其寡也勇而無剛嘗敵而速去之形其退也斥山澤之險無所不致形其進也油幕布帔冠諸樹株形其強也偃旗臥鼓寂若無人形其弱也故曰兵形象陶人之埏土鳧氏之冶金爲方爲員或鼎或鐘土金無常性因功以爲名戰陣無常勢因敵以爲形形不因神不能

爲變化神不因敵不能爲智謀　許洞虎鈐經兵者陰也陰之德以虛爲虛而應于體也月者太陰之精氣也朔望不常蓋由以虛爲變也兵既陰類則其機宜常虛含變以法月也能以虛爲變應敵動必利矣　又孫子勝兵先勝謂先定之術而後舉也何謂必勝許洞曰先務三和次務三有餘次務三必行何謂三和曰和于國然後可以出軍和于軍然後可以出陣和于陣然後可以出戰國不和則人心離軍不和則教令亂陣不和則行列不整何謂三有餘曰力有餘食有餘義有餘也力無餘則困于鬬食無餘則逼于時義無餘則吏士怨何

謂三必行曰必行其謀則奸機者不成必行其賞則好功者不愛死必行其罰則有過者不咎　邵子皇極經世書用兵之道必待人民富府庫充兵強名正天時順地利得然後可舉

論兵二

晉李衞公問對上靖曰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爲五爲陣法四爲閒地此所謂數起于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于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　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畧莫能出其闡鬬　漢書藝文志曰湯武受命以

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　左傳衛人以燕師伐鄭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曰盍請濟師於王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師以出又何濟焉　又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矣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

原又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漢書刑法志大刑用甲兵所由來者上矣殷周以兵定天下戡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周道衰法度壞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爲戰國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揣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齊愍以技擊強

兵家之技巧者習乎械積機關以立功守之勝　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孫卿非之曰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也　偷謂苟且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

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鰓懼貌軋踐轢也鰓先祀反軋於黠反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未盡善也猶未本仁義之大統也故齊之枝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入王兵之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陣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詢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檄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伐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爲伯首

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上身一腰渾一脛數一凡三屬也屬聯也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劒贏三日之糧冑兜鍪也冠冑帶劒也贏擔負也日中而趨百里一日之中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復謂免其賦稅也利田宅者給其便利之處也中試中弩伸反如此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此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陿地小也狃陿險固也狃之以賞慶導之以刑法狃習也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能得著甲者五人首使得隸役五家是最爲有數故能四世勝於天下然皆干爲相君長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矜持也雖地廣兵強

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閭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爲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牙爪禽獵六國以幷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爲仇敵焱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爲下矣焱音標 增史記韓信張耳擊趙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畢賀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非置死地皆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 後漢書梁州賊王國圍陳倉拜皇甫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自冬迄春城堅守固賊衆疲敝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迫困獸猶鬬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大破之國走而死 漢晉春秋街亭之敗或勸諸葛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

一人耳今欲減兵損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于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于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

晉書吳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時山濤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於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　李衞公問對上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爲主也飽能飢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爲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惟發必中節爲宜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沛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爲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爲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爲佚之驗也　又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也　又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臣按兵法自黃帝

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隆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奇耶靖曰凡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于陛下此所謂以奇爲正也太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乎靖曰大兵却旗參差不齊鼓大小不應令喧囂不一此眞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　唐書蕭銑據江陵詔李靖安輯靖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有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　又田悅有魏博以兵二萬壁洹水馬燧與夾洹而軍悅不出燧潛師趨魏州悅率李納等兵譟而前燧縱兵擊之悅敗李茂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悅與淄青恒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支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皆曰善

武備志李懋執吳元濟檻送京師諸將請曰始公敗

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論也愚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務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　宋史趙范曰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敵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

論兵三

原先王之務　司馬之職　尉繚子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戰者城不忘務守者地不忘務耕者民不飢務積者先王之本務也　詳兵法一國之大事

神之大節　周禮儿國之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同徒召聚之也左傳王使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脹于社不敢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焉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戊肅公卒於瓠丘也今成子脩棄其命也詳論兵一

五帝弗偃　上詳論兵一　五材並用矣故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堯戰于丹水之浦舜南子貢之所由來者遠有苗格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況衰世乎　詳論兵一

之以師　校之以計　師師者衆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受

崇禮重祿　誅暴振苦　上詳論兵王有義兵而無黷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也　呂氏春秋古聖

少長有禮　奇正迭用　左傳晉師次於城濮晉侯登于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傅元古今畫贊孫武論兵實妙奇正迭用變化無形

亂者取之　亡者侮之　蔡氏注海陽也　武

不違敵　兵不徒歸　左傳與晉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惟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無益也　陳思王兵者

臨敵制變　不戰屈人　周書七制

不可預圖　臨敵制變　善陣不鬬　善戰不死　周書七制

下詳攻戰

曰攻三曰侵四曰伐五曰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陣善陣不戰善戰不鬬善鬬不敗穀梁傳善戰者不死注曰投兵勝地故無死老江熙曰避實擊虛則不死

擊一得二　戰國策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卜盧出兵攻燕對曰不可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攻者難而守者易也今七敗攻燕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趙攻強吾攻而安臨淄不能救也所謂擊一而得二也　不居

死土　當飲生水　太公兵法兵當居生土之上毋居死土之下所謂生土獨高而上生草有隄防若陷甲者死土也又當飲生水無食死水所謂生水不流夏有冬竭也

頓兵九地　折衝千里　太公兵法武王曰休兵息士衆皆有處乎太公曰休兵頓息如從九天之上向九地之下通于天下藏于九野獨往獨來有莫見者也　淮南子修務訓堂之上折衝千里

莫見其形　必察敵情　新序君子之用兵鼓聲則動號呼則動地死者已量于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可知也其離仁義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之之外拱指揮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

善用兵也不見其形而攻其虛

地空隙也　何其所愼也　量敵而進　相時而動　蜀志綸才用衆未可輕易量敵而進兵家所愼　下二句詳征伐　奪其所愛　攻其無備　孫子或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注曰奪其所恃之利則我所欲又兵者詭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欲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　因其勞倦　擊其衰怠　南准子兵有二勢因其勞倦乘其飢渴此之謂因勢晉中書劉曜進兵圍洛城今以我初銳擊其衰怠其勢必舉以疲卒十萬圍堅城十萬兵西出六日行千里至洛陽與曜大戰遂執曜　凶器　良藥　並詳兵一論　依水草　乘山谷　孫子若交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欲乘山依谷者視生處高也　熊穴啓　皃侯見　必有山海經熊山有穴夏啓而冬閉冬啓乃見又鹿臺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雄而人面名皃侯其鳴自叫見則有兵小次之山有獸焉狀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朱厲見則大兵　屈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義合乃動　見上詳論兵　校變通之道　知盛衰之術　二抱朴子淮南王及軍中之變象徵祥所著兵書皆魁岡之陣風氣之占術去就無以知行止測使進則百勝退則不可　七殃不可處　五色不可勝　短曲勝直　以詐立以利動　勝怨先勝徐武之經也　孫子夫兵以許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　求敵若求亡子

擊敵若救溺人 尉繚子

之陣全伍爲上破伍次之全國爲上破國次之 孫子

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

投散地 驅市人 王弼周易

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俘系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弱疲兵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鋤耰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銛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又慎子云市人可驅而戰之也

以長擊短左傳秦晉圍鄭秦與鄭盟子犯請擊之公不仁失其所與人之力而敝之

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

以亂易整 左傳秦晉殽之戰晉襄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超乘而不整貪而無親不知以長擊短不可因人之力而敝之也

舟涉陸此謂桑長即短也 桓範集古之用兵者

結朋黨內相謗訕諸葛兵書言行不同豎私相公外是謂敗亂

是謂敗徵 兵書言行不同豎私相公外是謂敗亂

相連誣內相謗訕有此不去

輕而無親 左傳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

貪而無禮上詳論兵二

讓敗不相救獲必務進後有不繼則無救矣

百克無後六敗非天 左傳欒武子曰楚自庸以來其君在軍克而復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無卒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無後孫子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

用兵無已極武而亡 六韜昔煩厚民用兵無已誅戰不休至于涿鹿之野諸侯叛之煩厚民因以亡也新序泰窮兵極武而亡項羽尚暴而滅以上北堂書鈔

捕天道人情 上詳論兵一

其變則得失可辨成敗可知古之人所以坐籌榻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

法月並詳論 陸贄奏議一人情而已通

生人利物 呂覽懷寵篇

能生死一人則天下必爭此事之矣義兵之生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國之民服其化得民滋衆兵不接刃而民用兵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 似水

今有人于此必救之聖人故能以危爲安以亡爲存以禍爲福以敗爲成故聖人之用兵也非以危人也將以救亡也非以害物也將以利物也桓範世要論

不得已而用之也 武侯兵法軍有七禁一曰輕三曰盜四曰欺五曰

背六曰亂七曰誤此治軍之禁也詳論兵一運德之末也須精神之動然後從之者也詳論兵一

等吳子兵有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于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陣馬閑驟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機孰爲最深者靖曰臣嘗分三等李衛公問對下太宗曰兵法孰爲最深者靖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太宗曰然使學者當斯而至焉一曰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以是

有嚴有翼 既敬既戒 上詳論兵一詩整

以治待亂 以鑑稱銖 孫子三

多其方 疑其事 李筌

敵勞而我佚敵寡而我衆敵既戒我師以修我戎既敬我食以惠此南國

攻其愛敵必從擣其虛敵必隨敵必備從隨不得城守分備不

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又兵法一曰勝地生度二曰數生量三曰量生數四曰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

獨往獨來 勿遏勿追 上詳論兵一孫子用兵

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缺窮寇勿追絶地無留

先聲後實 前冥後明 史記李左車對韓信曰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方今爲

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諸齊齊必

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淮南子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張之以強爲之以歛而應之以弱而乘之以剛示之以弱而示之以柔先恃

將欲西而東之將欲東而西之欲南而後合前冥而後明故所鄉

以主制客 變客爲主 武備志曹

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

仁以步騎數萬向潞須朱桓兵纔五千人諸將皆懼桓

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兵法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

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先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佚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 下詳論兵二

以少爲多 上詳料敵用兵鬬智不鬬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爲多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也

舉如飛鳥擊如盤水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霆發之如風雨 唐書

魏元忠上封事齊毀孝先有言持大兵如擊盤水一致蹉跌求止可得哉

堅其堅者瑕其瑕者 舉得於外 福生於內 充國奏 趙

使賊南守引軍北渡 武備志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積日而後北渡何也曹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積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敢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與我爭連車樹柵爲重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且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先服其心 次屈其力 蘇軾曰善兵者云云 兵

勝于朝廷 形成于廊廟 尉繚子治兵者若愁于地若窺小不恢明乎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大不生于無故鬬之大不生于地不任則國富民衆而制則國治富治者民不發朝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于朝廷 杜牧注孫子之徒實仲由冉

如處女脫兔 若禦髮耨苗 孫子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杜恕論曰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才之用則兵之所加若勁風振槁此兵之體也見太平御覽

詳論兵一

若勁風振槁 如小兒毀齒 蘇軾史評

善用兵者破敵國當如小雖小痛而能堪也若不以漸撼而後取之以殺兒王翦以六十萬人取荊此一拔取之道也秦亦儻矣二世而敗坐此也夫

兵強則不勝　兵衆則易老

老子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李衛公問對曰臣愚謂大衆所合爲正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王莽百萬之衆而武昆陽之衆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荷堅下惟百萬而謝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是以資敵人一麾而亂以一敗不支則自相踐也

分分能合　奇爲正正爲奇　合能

李衛公問對曰靖所自出爲奇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正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太宗曰吾之正斯所謂無形人者敵以奇爲正奇吾之奇斯所謂形人者敵以爲正又問對下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孰爲善此者靖曰苻堅總百萬之衆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也太公曰分不分爲糜軍聚不聚爲孤旅

論兵四

原蚩尤作兵呂氏春秋蚩尤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爭鬬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止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偃兵

以石爲兵　越絶書神農之時以石爲兵禹之時以銅爲兵

仁義之兵　荀子兩帝四王皆以仁義之兵行于天下

覆昏暴　尚書殖有昏暴

大勝之徵　禮覆昏暴

金鐸之聲揚以清聲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則大勝之徵也

大勝之符　又武王問太公曰欲勝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爲之奈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

不獲二毛　禮記古之侵伐者不獲二毛

以順爲武功部

武詳將帥二

民殘財盡 左傳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先以告趙孟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也小國之必將許之弗許楚必許之大宋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文子從之于是晉楚合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武庫之兵 國語越子伐吳至于五湖吳人出挑戰一日五反越子欲許之范蠡曰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宜又觀其民間飢勞佚以參之盡其陽節而奪之宜爲人客主人徐而我盈節而不盡陰節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客徐而不可迫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王姑待之越子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

因天地之常

輕敵喪吾寶 老子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兵聞拙速未聞巧久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五行無常勝 孫子兵形象水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生死

先勝而後戰 又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攻之敗之

攜手若使一人 又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若使一人不得已也注云使人之手也

修道而保法 又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四輕二重一信 吳子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輕車輕人輕銳堅甲則人輕戰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如決積水 孫子形若轉圓石於萬仞之溪者勢也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晁錯論備邊之要 漢文帝時晁錯上書論備邊之要其畧曰文五之帝時晁錯上書論備邊之要其畧曰文五之帝時晁錯上書論備邊之要其畧曰文五之

騎五不當一平原廣澤漫衍相屬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險阻相及川谷分限此弓弩之地刀楯三不當一草木蒙籠枝葉蔭茂此矛鋋之地長戟二不當一穹崇險隘阨相視此刀楯之地弓弩二不當一

制敵以智蜀志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也

兵法從敵之意如示其形若響之應聲此爲江中之魚將衛腐索必可擒也

移倚伏蔣子萬機論夫兵者變化之物而遷移倚伏之事也或守法而得用故知兵者性知者也用兵者性能者也

遷

天子五兵晉書天文志五車五星五帝車舍也五帝坐也主天子五兵

若響應聲桓範集善行奇者因敵爲賢故

可與語孫吳唐書李靖字藥師其勇韜鈐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

多方以誤之又問對下太宗曰以奇爲正者敵意其奇則吾以正擊之以正爲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實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而已

氣聚勢合唐書陸贄曰兵以氣若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元史兵志兵者先王所以威天下折奪姦宄以定禍亂

折奪姦宄

論兵五

賦唐獨孤授師貞丈人賦威遠方以慕化訓萬民以勤德使強弱不相陵乃勝殘而可克力牧佐之而不疑軒后居之而不惑此帝者之師也伐叛則刑立柔遠而德成上乃奉君之職下乃守臣之貞湯武用之而定業伊周法之而作程此王者之師也審官以統衆求賢以自輔必觀豐而後動豈窮兵以極武不害閭閻不敗工

賈管仲因之以相齊晉文由是而稱盟主此霸者之師也暴而不戢安忍無親徒侈其欲輕用其人處勞則先加於衆居後則樂止其身猶田邪而自保迷大路而不遵州吁處之以國滅子反效之以禍臻此黷武之師也嘗試言曰王心無逸師出以律不假築京觀今定武功逞淫刑今數軍實言乎師貞在人其來自久行稱文武之畧居成社稷之守師律順正動而何咎

【增】箴唐梁肅兵箴皇道無名帝始有征故効天殺作爲五兵曰干及霸功濟天下威實助德伐乃除禍逐鹿於原戰龍在野大寶斃砲非兵孰可動如決河靜踰滅火

蒼蒼萬姓懸命在我所行者師所統者德功本乎義不本乎利順之曰聖逆之曰賊成敗存亡鮮不是則衆不足恃勝不足保武王一戎奄有九有紂之百克其卒無後故長民者無曰我強莫予敢亢尋邑百萬覆乎昆陽無曰我大莫予敢制陳吳攘袂贏氏大潰武不可玩玩則必窮兵不可廢廢則終凶故曰天下雖平忘戰則危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齊桓矜衆九國以離徐偃仁義本邦以隳傳美止戈易稱以律古之睿智神武不殺治亂之機繫於杪忽壯直且順孰云我過旅臣斯箴敢告執

論兵

宋蘇軾管仲論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于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其數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爲繁且曲也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碁局疎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畧速勝之兵也由此觀之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于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秦觀論兵法古之論兵者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龐涓死焉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閼與既遣秦間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遂破秦軍曹操追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

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卜諸將貳師最吉因以爲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祿山賊投芻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乎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搖於生死之變氣不奪于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勝敗自然洞見如形影入於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

將帥一

增 易曰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九二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周書曰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勗哉夫子　傳夫子　淵將上　原 詩國風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又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增 大雅

曰子曰有禦侮注武臣折衝曰禦侮 原魯頌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周禮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 春秋左傳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注脤宜社之胙器 春秋元命苞曰上天一星爲郎將 禮記月令曰天子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廟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大全注方氏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智足以帥人而先之謂之帥 原樂記曰鼓鼙之聲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增太公龍韜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綱紀故將有胶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 又曰凡國有難君召將軍出師應之也將受命乃命太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不敢生還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若此則智者爲之謀

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
又曰將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以罰審爲禁止而
令行 原 又曰將有三勝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
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惱塞
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
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
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
士卒之饑飽 通 司馬法曰將軍身也卒肢也伍指拇
也 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 又曰將能而君不御
者勝 原 又曰凡用兵之法將受令於君合軍聚衆圮
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塗有
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
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晉 又曰將
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
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
與之期若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
其機若驅羣羊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
軍之事也 吳子曰總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兵之
事故將之所愼者五曰理曰備曰果曰戒曰約理者治
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

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破敵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出師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尉繚子曰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又曰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所以知勝敗者稱將於敵也敵與將猶權衡焉 黃石公上略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 又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己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若河決 又曰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 荀子議兵篇孝成王臨武君請問爲將孫卿曰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是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是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不可使處不完可殺不可使擊不勝可殺不可使欺百姓是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是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是謂天下之將 淮南子曰主親操斧

鉞授將將辭而行乃爪髮設明衣鑿凶門而出抱朴子曰大將民之司命社稷存亡於是乎在　又曰夫大將者凜凜若負重而履薄冰戰戰如登朽木以臨萬仞

增又曰良將剛則法天可望不可干柔則象淵可觀不可入去如收電可見不可得留如山岳可瞻不可動

史記孟嘗君田文謂其父嬰曰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　又王翦傳曰爲將三世者必敗以其所殺伐多矣

原又陸賈謂陳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增後漢書虞詡曰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

原魏志曰魏主操常戒夏侯淵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增晉書天文志曰文昌六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東蕃四星南第一曰上相第二曰次相第三曰次將第四曰上將所謂四輔也郎將在郎位北主闔具所以爲武備也河鼓三星一曰三武主天子三將軍中央大星爲大將軍左星爲左將軍右星爲右將軍所以備關梁而距難也設守阻險知謀徼也天將軍十二星在婁主武兵中央大星天之大將也　唐陸

贊曰凡任將帥觀其言校其實若不足取當艱之於初不宜貽悔於後若可任當要之以終不宜掣肘於內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拔選端拱於委任　宋史兵志曰熙寧中帝與輔臣論營陣法謂八軍六軍皆大將居中大將譬則心也諸軍四體也運其心智以身使臂以臂使指攻左則右救攻右則左救前後亦然　歐陽脩上書曰古語曰將相無種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　又論軍中選將劄子曰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隊將百人之將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裨將千人之將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萬人之將也所謂軍中自可求將也　許洞虎鈐經出將篇曰先信後言所以伏下一刑必賞所以正大明令鑑古所以照衆畢已貴人所以保終去私狥公所以存國其神欲正其形欲端動欲如風雨止欲如丘陵鬬欲如雷霆機欲如鬼神思欲如照影

令欲如霜雪苟有此者可以當國之大命矣　又曰將之爲任也智敵萬人勇冠三軍善爲將者正而能變剛而能恤仁而能斷勇而能詳以策馭吏士未有不振拔勳業以定禍亂者也　登壇必究丘濬曰將相國家大臣天下安危治亂所繫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此攻戰之將也必待臨事而後見其能若夫折衝精神之將侍夫環衛而姦盜自清處夫朝廷而邊鄙自靖雖無攻戰之事自有廓清之功將而如此其功豈下於相哉

將帥二

原 詩大雅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箋 小雅曰天子命

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原 又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又曰蠢爾蠻荊大邦爲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箋 大雅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 原 左傳曰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欲殺絳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劒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晉侯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史記曰齊景公時晏嬰薦穰苴景公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穰

苴與約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夕時賈乃至謝曰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深侵國擾動不安士卒暴骨於原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曰當斬賈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未及反遂斬賈以徇三軍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曰當斬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晉師聞之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

又曰魏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

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

列女傳曰楚子反攻秦軍絶糧使人請於王因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曰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無恙乎曰將軍朝夕芻豢黍梁子反破秦軍而歸母閉門不納使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耶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

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噉而卒戰自五也異日又有獻一囊糧者王又使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何也

史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竝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莒即墨未服又曰田單爲臨淄市掾及燕使樂毅伐破齊田單東保即墨城中相與推之曰是多智習兵立以爲將軍田單乃縱反間於燕燕使騎劫代樂毅田

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夜縱火牛壯士五千隨其後遂殺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

又曰秦始皇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伐荊王翦謝病歸老於頻陽荊人大破李信軍始皇馳入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曰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

業以自堅秦王疑我矣荆聞之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守之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久之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大破荆軍　漢書曰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洒掃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内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歸而奏之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士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　史記曰蕭何聞韓信亡自追之曰諸將易得耳信

國士無雙漢王曰以爲大將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亡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又曰文帝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灞上祝兹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河内守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上自勞軍至灞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軍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得

入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吏士謂從屬車吏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案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文帝曰此眞將軍矣曩者灞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　又曰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

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皆爲名將　又曰大將軍衛青姊子霍去病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元狩二年以冠軍侯爲驃騎將軍出隴西有功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爲人少言有氣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　漢書曰西羌反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臣者矣充國至金城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壘先計而後戰日饗軍士士皆

欲爲用　後漢書曰鄧禹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及赤眉西入關以禹深況有大度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遂定河東時赤眉所過殘賊百姓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於是名震關西　又曰光武南定河內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又曰馮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

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竝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又曰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吳漢勇鷙有智謀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光武即位拜爲大司馬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　又耿弇傳論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

獨能隆也　又曰建武中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圍書拜馬援伏波將軍南擊交趾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振旅還嘗曰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軍沒援復請行帝愍其老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

又曰皇甫規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奐張奐以自代曰臣聞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中郎將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朝廷從之以奐代爲度遼將軍

原　蜀志曰鄧芝爲大將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士卒身之衣食仰資於官妻子不免饑寒　魏志曰曹仁以征南將軍拒吳將周瑜長史陳矯等歎曰將軍眞天人也仁少時不脩行檢及長爲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

三

增　吳志曰諸葛瑾步騭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入作心膂出爲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擢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　晉書曰羊祜爲平南將軍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　又曰周訪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

論功伐或問訪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
又曰陶侃字士行會劉弘爲荆州刺史以爲江夏太
守加鷹揚將軍侃戎政齊肅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
南史曰梁韋叡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
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　北史曰
煬帝在東宮嘗謂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良
將也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鬬
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
也弼拜曰惟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　唐書曰尉
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武德初秦王獵渭濱會單雄信騎

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以功授
王府左二副護軍隱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銀器一車
敬德以聞王曰公之心如山岳然雖積金至斗豈能移
之　又曰李靖字藥師蕭銑據江陵靖降之輔公祏據
丹陽靖禽之帝歎曰靖迺銑公祏之膏肓也古韓白衛
霍何以加　又曰李勣用兵多籌算料敵應變皆幷事
機聞人善抵掌嗟歎及戰勝必推功於下得金帛盡散
之士卒無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爲之用　又曰王師攻
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薛
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所向披靡軍

乘之賊遂奔潰帝謂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還右
領軍中郎將　又曰王忠嗣開元末節度朔方蕪靈州
都督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
欲竭中國以幸功名俄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
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
又曰乾元初詔李光弼爲天下兵馬副元帥用兵謀定
而後戰能以少覆衆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
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
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　又郭子儀傳
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許子儀自朔方提孤軍

轉戰逐北誼不還顧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旒而能輔
大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慝詐奪兵權翫然朝聞
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壓以至
誠猜忌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
哉　又李晟傳贊曰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晟
無積貲輸糧提孤軍抗群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
徒以忠義感人故豪英樂爲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
不知雖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將矣　又曰李
晟子愬憲宗討吳元濟愬求自試師夜起會大風雪入
蔡州取元濟檻送京師不戮一人乃屯兵鞠場俟裴度

至憩以囊鞬見度將避之憩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憩謁蔡人聳觀 宋史曹彬傳論曰彬以器識受知太祖遂膺柄用平居於百蟲之蟄猶不忍傷出使吳越籍上私餽悉用施予總戎專征秋毫無犯不妄戮一人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爲忠良將第一 又曰吳玠用兵本係吳務遠略不求小近利御下嚴而有恩雖身爲大將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 又曰孟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埽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 元史曰伯顏深略善斷將二十萬衆若將一人諸帥仰之如神明 吾學編曰徐達征吳直抵蘇州遣人請事建康上曰將軍天性忠義然將在外君不御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吾不中制爲大將軍上曰諸將非不健鬬然能持重師有紀律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宜專中軍策勵群帥

將帥三

矯矯虎臣 赳赳武夫 詳將帥門 國之寶 士之心

淮南子將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寶也　說苑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肢體也

國之行主　人之司命將主民之司命古者重之後世無

逮焉　統軍持勢　提鼓揮枹　三略統軍持勢者將也提鼓揮枹將之所以安危也

五才十過　五才十過六韜將有五才十過

難決戰接兵角刃興亡安危在枹端奈何無重將也所謂五才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有急而心速者可久也有貪而好利者可貴也有仁而不忍人者可誑也有智而心緩者可襲也有信而喜信人者可詐也有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有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有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

四誡　五危　三略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士卒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讖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誡也　孫子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

危　有智謀　善變化　吳漢勇鷙有智謀詳將帥二　黃帝出軍訣為將黃色長耳善為策謀赤色小身善為變化　以勇為本　以計為主　上詳將帥一　抱朴子兵法秘要良將思計如饑　思士如渴　孫子兵法將思計如饑

家以計為主　思計如饑　思士如渴　知彼知己　欲密欲

所以戰必勝攻必取也　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上詳攻戰一　三略三畧　詳擇審授　戰勝攻取　吳賈論將帥

一將謀欲密攻欲一　將者國之命不可不詳擇不可不審授也　漢書韓信　君

禹阻曰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　蓄

親授鉞　士飲投醪　士詳將帥一　穆公乃以醪投河三軍皆使投諸河之

乃曰一盃可以投河而釀取飲之又三畧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不能味一簞之醪不及已也　以一取萬

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　恩不倦

恩不倦　惠訓不疲　三畧軍讖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

王隱晉書杜預身不跨馬射不

驍騎　紫髯將軍　魏志任城王彰傳建安中烏丸反以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彰身自
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桑乾一日一夜與虜相及
擊大破之時太祖在長安名彰詣行前所太祖喜將彰
騶曰黃騶兒竟大奇也　獻帝春秋張遼問吳降人向
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
射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
騶

轉戰萬里　屠城三百　王濬表云臣受命之日心與口誓授身死地轉戰萬
里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
敢弁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詩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
荊來威鄭箋云方叔先與
鄧來服于宣王之威

挫折　蠻荊來威　鮮卑收迹　詩吉甫征伐玁狁今特
美其功之多也　蔡邕度遼將軍始受黃鉞銘鮮卑收
迹烽燧不舉視事三年馬不帶甲弓不
援弧是用鏤銘以昭
文武之勳焉

吳漢分田　上詳將帥二　後漢書吳漢常出征妻子在
後買田宅遂盡
何多買田宅乎遂盡
以分與昆弟外家

扶義而動　推理而行　淮南子　王剪請宅
將軍扶
義而動推
理而行

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帥
之列謀而鮮過惠訓不倦　與民同飲食　與士共
勞苦　呂氏春秋越王苦會稽之恥欲深得民心以致必
死於吳有甘脆不足分不敢食有酒流之江與民
同之一年間　東觀漢記堅鐔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
道路斷塞糧饋不至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有
少多大略　長涉通變　漢書耿恭少孤慷慨多大略有
將帥之才　王武表云王雄長
涉通變天性仁勇
當任爲大將軍
學萬人敵　非一劒任　史記項羽
本紀項籍
少時學書不成去學
劒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記
姓名而已劒一人敵
不足學學萬人敵
將專主旗鼓臨難決　虎視龍
臨戰左右進劒一人敵
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　虎視龍驤　傅休奕古今畫讚信
凝事也一劒之任非將事也
陵魏雄虎視龍驤謀
搆潛謀以龍變應事
贏奮駭雷動北彊　又讚楊阜云君
西數郡獲安者君克
克敵之勳也　蜀得其龍　吳得
其虎　世語諸葛亮兄瑾弟誕竝有令名各在一
國人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黃
騶

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因資而成功滔滔如春屬屬如夏淑謬如秋典之心滔滔如春屬屬如夏將軍之化隨時而與之移見人所不見知人所不知又曰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

運籌則淵迴指麾則虎步庾闡揚都賦桓桓勇武堂堂佐運籌則淵迴指麾則虎臨機如公瑾遺愛如子布是以朝宗江漢鄭落王祚亞夫嚴猛哮吼耿耿忠節論周亞夫嚴猛哮吼可爲國之大東觀漢記耿秉字伯初擊匈奴封美陽侯性勇壯而簡易子事拔刀刺山則泉湧整冠拜井則水出漢書武帝將軍李廣利破大宛圍山絕水廣利乃拔刀刺山後漢書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飲之恭整衣冠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湧出因乃引兵據之匈奴來攻于城下壅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恭馬糞汁而飲之恭整衣冠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湧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以爲神遂引去百萬之師不如一賢尺素之功勝於雲梯漢書唐林上書曰師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泰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千金以疏亞父抱朴子韓信傳檄而定千里是以尺素之功勝於雲梯也

以上北堂書鈔

處右尚左老子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禮記軍尚左注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上貴不敗績也

干城爪牙上詳

轅門衛青以車轅爲府門分閫上詳將帥二

戮僕殺妻上詳吳起爲魯將帥二

忘家衛霍寄重旌分下詳將齊攻魯起妻齊女之起乃殺妻明不與齊也

馬服龍驤趙奢號馬服君詳攻戰二

晉書羊祜傳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釁乃陳疏請之祜卒後吳果平祜之策也

童謡曰阿童復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思應其名者會益州刺史王濬小字阿童因表加龍驤將軍密令脩舟楫爲順流之計絕席

握權漢王常爲大將軍與諸將絕席

武功部　將帥　七

兵而善將將握兵之要　命藺冕視旗鼓晉以藺冕命士會將中軍為太傅師之視大將旗鼓以為進退　上於三公　式是百辟後漢和帝以竇武為大將軍位在三公之上　大將軍　父書徒入朝不趨劒履上殿讚奏不名式是百辟　父書讀　軍簿至明史記秦趙相拒廉頗堅壁不戰趙王信趙括代頗闡相如曰王以名使人若膠柱鼓瑟括徒讀父書不知合變後果敗下詳將帥二　李廣無行陣　王平守法度上詳將帥二　王平字子均長戍旅間愛士卒蜀志王平傳評曰平作書論說史漢不失其指遵守法度而無戲謔

敦詩說禮誠趙衰之知言　使仁佐賢乃處父之善

對上詳儒學將狄戰使狐夜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曰古者使仁者佐賢者令趙盾賢夜姑可乎公語夜姑夜姑遂殺處父　晉殺陽處父君漏言也晉將與其不　晉國謀帥推郤穀之悅禮　漢朝論將美祭遵之用儒詳儒學將

軍師

元戎　建牙　杖節　方名之材　韓彭之功　列四七之位　啟什伍之行禮什伍部曲也　早陪蘭錡應知軍政之嚴　夙總戎麾頗識兵樞之要以上白帖　增丈人　長詳將帥一　畫麟閣　圖雲臺通鑑綱目漢甘露三年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又漢永平三年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　勒燕然山　圖凌煙閣後漢書竇憲自求擊匈奴曾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出朔方雞鹿塞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令班固作銘　通鑑綱目唐貞觀十七年上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　諸卿皆將

賢將可相　登壇必究王鳴鶴曰成周時宣王命皇父以三公治軍事再命六卿副之無事則將歸卿列入司政本有事則諸卿皆將出典兵戎吉甫名虎仲山甫之徒何人非卿何人非將　又張栻曰漢武功部

誠當以趙克國爲最其在宣帝時不獨爲賢將殆可相也　大樹將軍　枯松太保

上詳將帥二　鄧志謨古事苑唐王建平東川諸將之號爲枯松太保

爭功　獨王宗裕退立枯松下衆嘉之

自選偏裨　無置副貳　上詳將帥二　武備志五代徐溫問將於嚴可求可求薦周本乃以本將兵七千救高安本以前攻蘇州無功稱疾不出可求即其卧內強起之本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但主將權輕爾今必見顧無置副貳可求許之

用　濟師以和　臨陣勿易　又

梁主命韋叡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預勑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梁主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　又曰後漢黃巾餘黨更以趙弘爲帥衆十餘萬據宛城朱雋圍之不拔有司奏徵雋司空張溫曰臨陣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雋擊斬弘

主代論勳　帝爲祖道

晉武帝代羊祜鎮荊州祜薦杜預自代帝從之祜卒先軍還諸將爭功祜終無所競周文每歎之曰祐口不言勳孤當代其論叙軍總管春還朝秋復督

錦繡萬花谷唐張仁愿爲朔方軍備邊帝爲賦詩祖道賞賚不貲

賞　義爲君臣　恩猶父子

登壇必究　漢光武時馮異威權至重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漢書宣帝紀曰將軍田順爲虎牙將軍及度遼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兵十萬騎校尉趙充國爲蒲類將軍范明友前

而進　見義能勇　武備志晉揚州別駕何渾謂刺史周浚宜速渡江直指建業浚使白王渾渾曰受詔但屯江北不使輕進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渾曰龍驤克萬里之返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為上將見可而進豈一一須詔令乎渾不聽王濬自武昌順流而下吳主遣使奉書請降太平御覽唐裴度使徐州行營宣諭諸軍既還帝問諸將之才度曰臣觀李光顏見義能勇終有所成不數日光顏大破賊軍于時曲敕度之知人　轉敗為勝　出死入生　劉劭趙都賦其謀謨之士則思通神睿權略無形沉幾動趙都賦為勝者也五代史符存審臨終成子生寵生斛轉敗為勝者也

坐知千里　晉書王敦之逆帝使謂紀瞻曰卿雖病但為北伐制曰禮義為本居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文苑英華命姚崇四隣謨猷是先坐知千里居有

身佩安危　坐見成敗　上詳將帥二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銳者大也勵曰意欲兼之勵性忠果有才幹太祖謂之曰為後周書王勵

授馬燧副元帥制曰遂秉難奪之節負不羈之才殿于北土隱若長城動殊孔帖賜劉沔詔曰自古出師莫重謀帥故李廣威動殊隣吳漢隱如敵國九以剛能翕能張英而有勇雄而有謀圓而能轉還而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八通之人可以言大將

號二龍　輕一鳥　萬花先鋒沉勇而決號為轅門二龍杜甫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

歲少英武善騎射驍健若飛　又元魏尚書李沖典選揚大眼性求沖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于矢馬馳不及沖因驚歎遂用為軍主　如馬武　雄如馬武詳雄如馬武皆漢將軍萬人敵黑稍將軍亦漢將軍

少似終軍　請纓落鵰都　終軍傳軍亦輕用家為奮不顧身伯物經持身以禮奉上以忠勇不陵物仁不畏法

奮不顧身　勇不陵物　文苑英華命姚崇等北伐制曰安

見可

絕甘分少　禁暴安人

山南西道副元帥兼節度鎮十餘年禁暴安人爲將臣之良者

無犯秋毫　乃上駿馬

上詳將帥五普王兵馬都元帥制唐李抱玉大曆初加後漢書岑彭遷征南大將軍首破荊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北史于謹平江陵還自以久當權位願保優閒乃上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太祖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

身佩四將印　腹有數萬兵

上詳將帥二名臣傳范仲淹領延州夏人聞之相戒曰毋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爲老子大范謂雍

加赤幢曲蓋　總玉帳金壇

晉書馬隆爲武威太守西渡湟水轉戰千里虜猝跋聲日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涼州遂平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唐大詔令斯衝之寄符玉帳而總金壇

攀龍鱗附鳳翼　殪

後漢書光武紀諸將議上尊號光武不聽後漢書光武威震天下大人大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弓矢石問者圍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

唐書李希烈陷汝州詔拜哥舒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帝召見問曰卿治兵孰與父賢對曰先臣安敢比仞斬長蛇殪封豕然後待罪私室臣之願也

受脹倉卒之時　弭變談笑之頃

後漢書皇甫嵩朱儁討張角等既受脹倉卒之略受脹倉卒以上將之略宋史安守忠練達邊事謀身謙慎弭卒校之變于談笑之頃宋史安守忠善于行權者不能非善于權變孔叢子子思居衛言苟變

棄干城而不可舍騏驥其焉乘

備言苟變君曰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棄干城之將不可使問于隣國南史韋叡自結于梁武及大軍發卧謀留守將上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即日以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

謝安違衆舉親　曹彬對君稱子

晉書謝安幼度爲叔父所器重時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安舉幼度郗超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幼度必不負舉才也宋史李繼遷叛太宗問曹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璋可任眞宗即位璋知渭州馭軍嚴明舉措如老將

教子登上

將
賜第埒親王涑水紀聞曹武惠王彬凡降四國主嘗殺一無辜子瑋琮璨皆領旌鉞
陶弼有詩曰蒐兵四把畧太祖嘗命有司治第把降王縛發子三登上將壇事
王公主不用筒瓦太祖曰進第賜鄭進蓋以筒瓦有司言非親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
斧鉞等諸侯上詳將帥五蘇洵御將論太平御覽唐裴度征淮西詔曰帶丞相之印綬所以尊其名賜諸侯之斧鉞所以重其命
激義氣以虹貫發精誠而石開文苑英華幽州紀聖功碑張公激義氣以虹貫發精誠而石開介胄雪照戈矛林植命以義徇壯由師直
專號令不副文臣登壇必究宋仁宗時狄青自請擊儂智高韓絳言武人不可獨任上以問龐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為所制號令不專不如不遣元史王元中授張弘範蒙古漢軍都元帥賜錦衣玉帶弘範不受以劒甲為請帝出武庫劒甲聽其自擇
請劒甲聽擇武庫
有股肱羽翼之衆持天地鬼神之心
飲食如王者上詳將帥

經勝負在乎先見捕天地鬼神之心以安士衆此之謂人將也
動四境以弱敵心
感三軍而懷敵國龍韜將有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後漢書若馮賈之不伐李公之信義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制成遠業
不以數萬命易一官能將十萬衆若一人唐書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城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悅忠嗣曰吾豈害于國吾忍以數萬人易一官哉不得已為出軍而士無賞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禾
為夔龍出作方召上詳將帥二西平王李晟東渭橋紀功碑應松賀郭敬見敬禹類函
壯七萃八屯之衛入作心膂出為爪牙入下見文苑英華
出專五侯九伯之征胡應麟郭元帥鎮揚州

將者國之輔

六韜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

居不重席

左傳吳侵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二三子恤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也今聞夫差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我敝也子高曰帥賤民慢之懼民不用也子常貪而無厭民懼不用命焉

懼民不用命

楚昭王問帥子穀曰左尹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動猶辟玉

孫子兵法曰貴之而無隱危之而不委故良將之動也猶璧玉之不可污也又曰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視如嬰兒

兵法云風雨可鄣者有象也

其動如神

說苑田單為齊王將軍與師十萬攻翟必下之城五里之郭復齊之國何不與言決攻翟三月不能下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簣立則杖鍤為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橫帶馳騁乎淄涌之間是以樂生而忘死也田將軍明不可塞者無形也故良將慎密其動如神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單曰單以十里之城五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為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簣立則杖鍤為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橫帶馳騁乎淄涌之間是以樂生而忘死也田將軍明不可塞者無形也故良將慎密其動如神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單曰單以十里之城五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為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

將者死官

尉繚子兵令篇曰將死官爭逆德也將死官

難與爭鋒

陳思王白起論白起為秦嚴尤三將論平原君曰廉頗之為人也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

卿子冠軍

史記宋義論武王曰宋義論武王名宋義知兵矣王名宋義為卿子冠軍

民以為心

淮南子將帥之為心也合

賞分戲下

漢書李廣與

猛將如雲

李陵與蘇武書

所向無前

何晏韓白論白起為人小頭而銳喙分明故可與持久難與

難與爭鋒

陳思王白起為秦

知難忍恥

嚴尤三將論平原君曰廉頗之為人也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

將者死官

尉繚子兵令篇曰將死官爭逆德也將死官

所向無前

何晏韓白論白起為人小頭而銳喙分明故可與持久難與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可謂知兵矣王名宋義為卿子冠軍

民以為心

淮南子將帥之為心也合

賞分戲下

漢書李廣與

猛將如雲

李陵與蘇武書

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 全師保勝 趙克國

後漢書賈復督盜賊瓚光武解左驂以賜之 獨拔勍敵 又帝謂耿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于信也 解賜左驂

漢書贊秦漢以來山西出將 山西出將

後漢書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初王莽末爲立漢將軍王郎起異乃與從兄訓及賓客數十人北徇地至鄗謁光武光武謂異曰聞將軍昨夜渡滹沱河甚危苦邪異對曰今旦渡河夜來冰合

史記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軍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廣家世受射

漢書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將軍韓增薦充國曰臣聞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今羌虜易制耳臣願圖之

後漢書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建武二年從征河北復獨與數騎會王郎將傅良與戰良將步兵百餘人復乃馳突擊之良衆潰散

後漢書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父況王莽時爲郡功曹建武元年弇從光武征河北

後漢書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初王莽末爲立漢將軍王郎起異乃與從兄訓及賓客數十人北徇地至鄗謁光武光武謂異曰聞將軍昨夜渡滹沱河甚危苦邪異對曰今旦渡河夜來冰合

後漢書賈復督盜賊瓚光武解左驂以賜之 獨拔勍敵 又帝謂耿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

不大勝亦不大敗又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也或大勝亦不大敗者也

奇庞福艾唐書李勣臨事遣將必皆相其奇庞福艾者遣之或罔成功故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不足與成名始終

出將入相太平御覽唐婁師德專總邊任三十餘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急出將入相能以功名始終

三箭定天山唐書薛仁貴副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總管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諸子俱有將材宋史种氏自世衡立功青澗撫循士卒威動羌夏諸子皆有將材至師道帥中邑三世號山西名將

勇略忠義之際天下安危之機勇略忠義如韓世忠而爲將是天以資宋之興復也

神將虎鈐經一曰地神將天將二曰地良將三曰人將四曰神將以天爲表以地爲變以人爲用舉三將而兼之此之謂神將也

良將一又曰威將二曰強將三曰猛將四曰良將以威爲表以猛爲裏以強居中兼三將而有之此之謂良將也

將帥五

詩梁吳均邊城將詩曰塞外何紛紛胡騎欲成羣爾時始應募來投霍冠軍刀含四尺影劒抱七星文袖間血灑地車中旌拂雲輕軀如未殞終當厚報君又詩曰僕本邊城將馳射靈關下箭衛雁門石氣振武安尨勳輕賞廢丘名高拜橫野留書應鑿楹傳功須勒社徙倾七尺命酬恩終自寡又邊城詩曰聞君報一飡遠送出平野玉標丹霞劒金絡豔光馬高旗入漢飛長鞭匿地寫曙星海中出曉月山頭下歲晏坐論功自有思

臣者　又詩曰臨淄重蹴踘西城好擊刺不要身後名
專騁眼前智君看班定遠立功不負義擊曳二丈旗躑
躅雙急騎但問相知否死生無險易　唐李白送羽
林陶將軍詩曰將軍出使擁樓船江上旌旗拂紫煙萬
里橫戈探虎穴三盃拔劍舞龍泉　杜甫前出塞詩曰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苟
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又魏將軍歌曰將軍昔著從
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被堅執銳畧西極崑崙月窟東
巔巖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五年起家列
霜戟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少年氣

欲盡魏侯骨聳精爽緊華岳峯尖見秋隼星纏寶校金
盤陀夜騎天駟超天河攬槍熒惑不敢動翠旌雲旆相
蕩摩　又花卿歌曰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
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　顏眞卿贈裴
將軍詩曰大君制六合猛將清九垓戰馬若龍虎騰凌
何壯哉劒舞若游電隨風縈日迴入陣破驕虜威名雄
震雷一射百馬倒再射萬夫開功成報天子可以畫雲
臺　劉長卿獻淮寧軍節度李相公詩曰建牙吹角不
聞喧三十登壇衆所尊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劒答
君恩漁陽老將多回席魯國諸生半在門白馬翩翩春

草綠邨陵西去獵平原　楊巨源寄太原李光祿詩曰
倚天長劒截雲孤報國縱橫見丈夫五載登壇眞宰相
六重分閫正司徒曾聞轉戰平堅寇共說題詩壓腐儒
料敵知幾在方寸不勞心力講陰符　張籍征西將詩
曰黃沙北風起夜半又離營戰馬雪中立探人冰上行
深山旗未展陰磧鼓無聲幾道征西將同收碎葉城
李商隱少將詩曰族亞齊安陸風高漢武威煙波別墅
醉花月後門歸青海閒傳箭天山報合圍一朝攜劒起
上馬即如飛　李頻送邊將詩曰防秋戎馬恐來奔詔
發將軍入雁門遥領短兵登隴首獨橫長劒向河源悠

揚落日黃雲動莽蒼陰風白草翻若縱千戈更深入應
聞收拾到崑崙　李郢贈羽林將軍詩曰虬鬚顙頯羽
林郎曾入甘泉侍武皇鵰沒夜雲知御苑馬隨儛仗識
天香　宋曹翰詩曰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
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弱尚嫌弓力
軟眼昏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蓋著園花舊戰
袍　余靖送張如京知安肅軍詩曰賜戟銜恩出斗城
塞門迢遞草初青新提司馬臨戎節舊應衣烏近極星
叔子伐吳常緩帶單于歸漢已空庭圯橋自得家傳策
不問人間太白經　明張憲寄馬將軍詩曰馬服古名

將孤軍鎮海壖射鵰天雨血拔槊地飛泉虎營燈火夜自著十三篇

制唐陸贄撰普王荆襄等道兵馬都元帥制曰君人立極所務于勝殘秉律成師實先于謀帥集大勳者必振其宏綱體至公者無避于内舉爰擇蕃翰俾掌元戎小子誼其敬聽朕命江漢上游建鎮制寇亘千里之地連十萬之師保大定功宜有統壹往哉汝諧無以貴驕人無以善自伐無從已之欲無咈衆之謨畢躬降志以奉賓傅絶甘分少以撫軍師布誠信以歸人心明賞罰以盡士力詰禁誅暴懋昭乃勳敬事恤人無替成命

常袞撰李抱玉河西等道副元帥制曰周以元老監方伯漢以丞相撫四夷軍國之務中外一體總三軍之師專萬里之寄宜有統制深仗輔臣李抱玉知謀變化潛合神明將校悦從親如父子事出韜鈐之外功成戰伐之前勤勞王家以衛社稷有致君庶人之績冠旂常鼎鼎之銘　蘇頲撰命吕休璟等北伐制曰突騎施守忠而善謀勇則能斷右領軍衛將軍吕休璟心堅鐵石氣横風雷右武衛將軍張仁亶當分閫之任受升壇之律常願身先士卒不以賊遺君父

贊晉孫楚樂毅贊曰樂生誕節實立弘度丹旄電麾

秦韓景附威震濟西齊愍失據惠之不敏翻然高翥栖遲一丘以保皓素　又白起贊曰烈烈桓桓時唯武安神機電斷氣濟師然南折勁楚走魏禽韓北摧馬服凌川成丹應候無良蘇子入關嗷嗷讒口火燎于原遂焚杜郵與蕭俱燔惟其殁矣古今所歎　又韓信贊曰淮陰屈節盤于幽賤秦失其鹿英雄交戰踐楚知亡撫戈從漢遂寤明主超然虎奮威震趙魏擒項平難割據山川稱孤南面惜哉讒疑一朝書叛

原表後魏溫子昇廣陽王北征請大將表曰今四郊多壘二軍申發率土之濱莫敢寧晏況忝末屬復董元戎臣不盡心誰將竭力豈容飾讓苟違戎重但以軍旅之事實所未學求保重將隨方指麾臣請先驅被堅督戰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決機兩陣之間不辭萬死之地脫獨委臣專總戎旅兵術靡常軍機屢變以臣當之必所未達雖奉廟算有均膠柱

原論魏何晏韓白論曰此兩將者殆蚩尤之敵對開闢所希有也何者勝或曰白起功多前史以為出奇無窮欲窺滄海白起為勝若夫韓信斷幡以覆軍拔旗以流血其以取勝非復人力也亦可謂奇之又奇者哉白起破趙軍詐奔而斷其糧道取勝之術皆此類也所謂可

奇於不奇之間矣安得比其奇之又奇者哉　宋范蔚宗二十八將論曰二十八將者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良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盜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因茲以降迄于孝

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故光武監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鄧寇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永平中憲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叙其本第係之篇末

槽　宋蘇洵心術論曰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于險鄧艾縋兵于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

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　又御將論曰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彼虎豹能搏能噬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

紲觸者可拘以榰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將之才固有大小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志常在千里也豈以一飽廢其志哉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于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

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才小者鷹也漢高一見韓信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于漢也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三人者已極富貴矣高帝知三人之志大不極于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于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其志不已也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增數級之爵項氏已滅天下以定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彼將泰然自滿不復以立功爲念也方韓信之立于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蘇軾孫武論曰武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窮以爲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夫天下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將帥之權重爵賞不得不加盜賊爲君之患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讐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御將之術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効于前而不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

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爲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濬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濬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

秦觀將帥論曰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強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強矣而潰於晉陽坑於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即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擢騎刼以走是不在勢之強弱也攘苴用於齊拔於閭伍之中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任之久近也周瑜之望曹操不啻虎狼而吳兵捷於赤壁昭烈之視陸遜甚於雛鶩而蜀師劒於白帝是不在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而鄧艾以縗兵取成都南北異習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地之遠邇也東晉之衰謝幼度得志於淝水開元之盛哥舒翰失利於潼關是不在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天下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

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敵所向無前此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此一國之將也福於已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爲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天下之將也